

《碧岩录》讲座

元音老人 著述

《碧岩录》讲座

元音老人 著述

2024 年 3 月排版



HOME OF THE HEART

以般若为宗 以总持为法 以净土为归

碧巖錄講座



佛法修證心要

元音老人 著

目 录

序 说	1
第一则 圣谛第一义	9
第二则 赵州至道无难	23
第三则 日面佛月面佛	48
第四则 德山挟复问答	65
第七十五则 乌臼消得恁么	79
第七十六则 丹霞问僧具眼	96

《碧岩录》讲座

序 说

今天我开始讲《碧岩录》的公案，这是禅宗的语录，或许有人要问：我们修的是心中心密法，不是禅宗，为什么要讲宗门公案？因为心中心密法是与禅宗同一鼻孔出气的，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禅宗之禅，不是禅定的禅。禅定分为四禅八定，是渐次法；而禅宗是达摩祖师所传，叫祖师禅，是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的圆顿法门，不是一步步走的渐次法。我们所修的心中心密法，也同样是直接打开本来，彻见本性的。不是转弯抹角地从观想或观相成就，再破相见性的有相密。所以它是“以禅为体，以密为用”的，是以密法来证禅宗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禅宗只接上根人，中下根人就难以接受。最初的禅宗根本没有什么参话头，都是当下直指见性成佛的，不用参一则固定的话头。譬如“念佛是谁？”“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？”“这个拖死尸的是谁？”“如何是诸佛生处？东山水上行。”等等的话头。只就来问者语脉上下搭，指他个入处，令他当下自荐就是了。比如学人来参祖师，学人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祖师直指道：“即心是佛！”“清谈对面，非佛而谁？”或者说：“我对你说恐你不信！”学人说：“师父说真话，学人焉敢不信！”师父说：“即汝便是！”提问的学人一听就开悟承当了。更有的师父就问“如何是佛”时，喝他一声名字，等他答应后便直示道：“即此便是，余无他物！”问者即于言下

悟去。请看，这是多么便捷痛快！早期的禅宗都是这样直指见性成佛的。

又比如六祖得衣钵离开黄梅之后，有很多人要追赶抢夺。有一个叫惠明的，未出家前是个将军，有武功，跑得比别人快，他第一个追上六祖。这时六祖想：“我这衣钵是表法信的——就是表示得了心法的物证，哪可用武力抢呢？”于是六祖把衣钵摆在大石上，自己隐在草莽中，看你怎么处理。惠明追到，见衣钵放在石上，心想：“这下衣钵随手可得，祖师的宝座归我们了。”哪知用手一拿，却拿不动。为什么拿不动呢？关于这点众说纷纭。有人说，衣钵是传法的信物，惠明没有得法，护法神不许，所以拿不动。又有人说，不是这样，惠明也知道衣钵是传法的，不能用武力抢，自己还没有得法，纵然用武力抢来了，不过虚有其表，而且是恶行，内心有愧，就再也拿不动了。说法虽有不同，但归根结底“法信”是不可用武力抢夺的。所以惠明悔悟说：“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。”于是六祖大师出来对惠明说：你为法来，我为你说法：不思善、不思恶——就是你好的也不想、坏的也不想。我们的思想都不过在善、恶、美、丑这两方面转，离开这两方面妄念就不行了。所以六祖说：你好的既不想，坏的也不要想。就是叫他不要动念头。这样，惠明良久——心念一动也不动了——正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六祖指示他道：“正与么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！”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一念不生时，那了了分明的灵知是什么？不是你本来面目又是什么？这一点，大家当下可试验。一念不生时，就是前念已断，后念未起时，是不是像木头石头一样没知觉？显然不是。一念

不生时，心是了了分明的。比如大家在这房间里面，一念不生，心无所住，样样东西都在各人视线之内，清清楚楚如镜照物，了无分别。假如心有所住呢？这是什么？是伞啊！更进而想是尼龙伞还是自动伞？心念一起，有所住着，只见此物，别的东西就不见了。当心无所住，空空荡荡，一切都看见，而一切又似乎没看见的时候，这像镜子一样朗照无住的是谁？用功人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回光一鉴，猛着精彩，就豁开正眼了。所以六祖指示惠明：你在一念不生，而了了分明时那朗照无住的是谁？这就等于告诉他，那了无分别的神光就是你本来面目啊！因为此时除此之外，无有别物，所以惠明当下悟去。禅宗就这样直截了当。在各大宗派中，禅宗独称宗下，以其快捷简便非余宗所能企及。

但是后来人因各人的知见不同，对六祖大师指示“那个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”的“那个”二字就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生出不同的见解。有的说“那个”是问话，是问惠明，当一念不生时哪一个是你本来面目，相当英文的“what”；有的说“那个”是直指，是直接指示惠明，那个一念不生时的神光，就是你本来面目，相当英文的“that”。在禅宗里有很多人为这两个字打“笔墨官司”，各说各有理，互不相让。其实不用打官司。如果在六祖直接指示下，你即豁开正眼明白这一念不生而又了了分明的就是我本来面目，因为这时除了我本性外别无他物！自肯承当，不再生疑，就是直指了。反过来，你不知道，糊里糊涂地问：“咳，这一念不生的是哪一个啊？”更或在这里猜疑这个本来面目总该有一个面目啊！这一念不生时，虽了了分明，但是没

东西呀，这如何是呢？总得有玄妙奇特才对呀，不是说法性身是功德无量、妙用无边、神通广大么？我现在怎么一点神通也没有啊？这恐怕不是吧？那么“哪一个是我本来面目呢？”这么一来就变成问话了。

其实，我们的佛性，是神妙无比、具足万能、功德无量的。但是你现在刚刚见到本性的时候，不过是等于刚刚离开娘胎落地的婴儿。这时他能起作用吗？能吃饭穿衣吗？能做事吗？显然一样都不能！所以刚见性的人只不过是素法身，没有玄妙奇特，要等待婴儿长大——就是要经过一段韬光养晦、保护长养的时间，把旧时习气都消光，长成大人之后，才能起妙用，才能显发神通。所以修道要知先后，不是一悟便休的。最初要认识它，继而保任它，而后方能渐渐圆满成就。

我们现在讲这本《碧岩录》，目的就是要修心中心法的人先行打开本来，于见到自性后，要进一步保护它，使其长养壮大，不能够得少为足。不要认为：我已经打开了，见道了就好了。那还差得很远，只不过才到法身边，自救不了，还要由见道位，经修道位，到证道位，历过这三个阶段；才能圆满成就。比如曹洞宗，它讲五位君臣，也讲这三个阶段。临济宗讲三玄三要，也是讲这三个阶段；乃至沩仰宗，讲九十六个圆相，也不离这三个阶段。因为没有天生释迦——试看释迦佛的历史，他也是多生历劫修行成道而不是一悟即成的。因而我们见道之后，于肯定不疑之外，还要绵密保护，使它长养壮大，不能一悟便休。所以讲《碧岩录》是借鉴古人用功的方法和经历，敦促大家进一步用功。

为什么叫《碧岩录》呢？宋代有一位圆悟勤禅师，是禅宗的大手

笔宗师，住在宜州（今湖南）的贾山上，山上有一块方丈大小的石头，叫碧岩石，他的丈室就以碧岩为名。夏季给学生讲禅宗公案，策励学人用功精进，学生记录下来，结集成书就叫《碧岩录》。

圆悟勤禅师是根据雪窦祖师的一百则公案《颂古》讲的。《颂古》是颂古人悟道的因缘、证悟的境界和问答言句中的幽微奥义，并于公案中结角淆讹处，在节骨眼上点示学人；更或别出手眼，从另一角度颂自己的心得，补前人的不足。公案乃从上佛祖之垂示，宗门正令，以判迷悟邪正者，有如公府之案牒律令（即今法院据以判案之法律），拿来以判是非曲直，至尊至严而不可犯。本来至理绝言，唯对迷者，事不获已，才假言说以显道。复次，诸祖问答机缘，也只为判断迷悟生死。后人乃将这些垂示机缘唤作公案，用以对照自己的功夫。像照镜子一样，看看自己的修证功夫是不是相当？是不是和古人一致？功夫如有出入，即从中吸取养分以修证；未臻究竟者，经印证后，藉以开发般若，上上升进。雪窦禅师把从上诸祖悟道因缘的一百则公案拿来歌颂一番，像我们作诗歌一样，把这些公案里面的结角淆讹与玄奥之处宣示出来，俾后人容易从中吸取养分豁开正眼，亲证本来。但是颂出来后，意义仍很深奥，很幽隐，一般人还不容易懂。所以圆悟勤禅师再来烘云托月，旁敲侧击地评唱一番。他分三个层次来阐述：前面是垂示，就是在每一个公案之前他要讲一些与这公案有关的要紧话；其次把公案举出来，加以评论分析一下，把深奥之处分疏宣唱出来；最后再就雪窦禅师的颂古进行评唱一番。让后人明白无误地深切了解其中奥义，藉以不懈用功，深入堂奥。所以古来称为宗门第一书。

今天我给大家讲这本《碧岩录》，帮助大家用功，藉禅宗的开示，助心密同仁直证心源。心中心密法是无相密，是直下见性的，它不和黄教、红教的有相密相同，而和禅宗倒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所以人皆称为禅密。有相密先要住相修习，等相修成功后，再把相化空，才能见性，比我们多跨了一道门槛。所以无相密不和有相密共。我们心密的修法虽和禅宗有些不同，但它讲的佛法大意与所证境界完全和禅宗一模一样。修到最后，咒也不要念，观也不要观，什么也不要做，就是这么宽宽坦坦、现现成成，一种平怀，泯然自尽，寒来穿衣、饥来吃饭而已。这功夫既平常而又很深。有人要问：“穿衣吃饭就是，谁不会穿衣？谁不会吃饭？那么人人是佛吗？”我不禁向他笑道：不仅人人都是佛，一切众生都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可惜大家不知道、不认识，只在声、色里打滚。穿衣时，不好好穿衣，在那里挑、拣，什么式样好，什么料子好，什么是新潮，什么是过时；吃饭呢？也不好好吃饭，也在这里挑精拣肥，什么菜好吃，什么菜不好吃。吃荤的还嫌死的不鲜，活的才鲜，就是这么造业受报。将一尊大好的天真佛，埋葬在六道轮回里，岂不可惜！假如我们心空无住，有粥吃粥，有饭吃饭，任运随缘，无拘无束，既不住空，也不着有，那就证入无为大道了。所以庞居士的女儿庞灵照说：“饥来吃饭困来眠。”这是真正到家人语。在这之前，她父母各颂了一首偈子。庞居士先颂说：“难、难、难，十担麻油树上摊。”意思说，学佛修道很难很难，就像将麻油往树上摊，摊得上去吗？才摊上去油就流下来了。为什么难呢？因为修道人历劫多生着相惯了，碰到什么东西，他的心就粘上去了，碰到好的境界他就哈哈大笑，碰到逆的境界，他就很忧烦苦恼。其实境界都是假

的，都是莫须有，都是空的，世人都不知道，认为是真实的，追求执著不放。犹如穿着棉絮在荆棘林中走路一样，东一碰扎上去了，西一碰也扎上去了。所以说学道是“难、难、难”，难得很啊！其实难吗？不难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本来是佛，不是把凡夫变成佛。你只要不迷于假的外境，心常凛觉，意常无守，你就成佛了！所以六祖说：“前念迷是凡夫，后念觉就是佛。”很快，很快！故此庞婆说：“易、易、易，百草头上西来意！”意思说学佛修道没有难处，容易得很。“百草”表示一切事物，在一切事物的“头上”，意思即离开一切事物。即物而离物时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心空无住是西来大意啊！也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说：“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”你们不要着在相上，离开相见，事事物物就是大道，有什么难的？所以我们学佛成道不难，不要怕，因为我们本来是佛！只要你放下，不着相，这了了分明的一念清净灵光不是佛是什么？所以这佛性不在别处，就在诸位面前放光啊！但是，庞居士与庞婆两个人一个说难，一个说易，还有所住，未曾究竟。因为我们的真智是一法不立，一丝不挂的。说难不对，说易也不对。所以他们的女儿庞灵照说：“也不难，也不易，饥来吃饭困来眠！”就是扫去这难易之迹，归于无住。你肚子饿了吃饭，困来睡觉就是了。放任自在，安然受用，才是天真佛啊！有的人说成道了，就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了，如果你还吃饭睡觉，大概你还没成道。其实错误了。只要我们吃饭时不作吃饭想——终日吃饭没有咬着一粒米；睡觉时不作睡觉想，尽管睡得呼呼响，还是了了分明，不是幻梦颠倒就是了。这事只有自己知道，所以说“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”，“有道无道，自己知道”。而不是常坐不睡才成道。六祖说得很好：“生

来坐不卧，死时卧不坐。”你生的时候坐着不睡，你死的时候就倒在那里不能坐了。“一具臭骨头，何为立功过？”一具臭皮囊有什么功，有什么过呢？假如立功过的话，功过在心而不在身。泯绝功过，处处自在才是佛，处处拘谨了，着相了，那你自讨苦吃，不是佛！所以成佛要成活佛，要能起妙用，得真实受用。不是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就能成道的，坐在黑山背后是不能成道的。

我今天讲这些公案就是帮助大家，用古人的用功过程和悟道因缘来对照一下，反证自己的功力，从中找出差距，吸取经验教训，用以提高自己，由法身边而向上，进而圆证菩提。所以对我们帮助很大。现在我来讲第一则公案，题目叫《圣谛第一义》。

第一则 圣谛第一义

佛教中有“真谛”、“俗谛”的义理，“谛”就是真理的意思。真谛明空，俗谛明有，真俗不二是圣谛第一义。这是教家穷玄极妙处。教家在精研教理时，把教分为五类。一是小乘，二是大乘。大乘又分始、终、顿、圆四教，合共五教。小乘为有义，有法可修，有道可成，有涅槃可证；大乘始教，从有入空，为上乘渐次教之开始，明一切皆空，但未显一切众生悉具佛性之义；大乘终教为渐次教之终了，说真如缘起之理，倡一切皆成佛者，明非空非有之义；大乘顿教，以顿彻理性，当下明心为教，乃即空即有义；大乘圆教俱赅一切，圆融具德，乃非空而非有，非有而非空义，即“说有之时，纤毫不立，说空之时，周遍法界”也。教家持论教义，先讲真谛、俗谛，就是先明空、有之义。最后才讲第一义谛，那是最高的——空亦不可得，有亦不可得，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的上乘义理。因此是教家最高原则。这是公案中梁武帝问达摩大师的问话，集结者就拿它作为本公案的题目。

达摩祖师到中国来，第一个就是去看梁武帝。梁武帝是我们中国信佛的第一个皇帝，他是萧何的第二十五世孙（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丞相），名字叫萧衍，他度很多人出家为僧，建塔、造寺、塑像装金，自己还披袈裟上座讲《放光般若经》，人称佛心天子。所以达摩第一个去看他。但梁武帝不是上上根器的人，而禅宗只接上上根人，中下根人就难以接受，因为它全凭自己极强的智慧打开本性，根器较差就

难于语下开悟。

帝问：如何是圣谛第一义？摩曰：廓然无圣！

梁武帝一见达摩，就把这教下最玄妙的极则问题提出来问：圣谛第一义是怎么一回事？考考达摩，看看这位圣僧答得对不对。哪知这天下衲僧跳不出凡、圣、真、俗的圈绩，到大宗师手里，轻轻一捏，便粉碎无余。达摩应声答道：“廓然无圣！”我们如在这句话下荐得，便归家稳坐，饥来吃饭，倦来打眠，自在受用，不用在这里分是分非，说长道短了。其或未然，请听葛藤。“廓然”，乃像虚空一样辽阔，广大无边，清虚灵明，不动不摇也。这是暗示我们的心性犹如虚空一样，辽阔虚明，清空廓彻。“无圣”，这里面既像虚空一样的灵明廓彻，一样也没有，当然没有圣，也没有凡了。但须注意，虽然一切没有，这知道没有的是谁？达摩大师把这无法形容、比拟的妙明真心巧妙地盘托出给梁武帝看。可惜俏媚眼做给瞎子看。武帝只知持论教义，说凡道圣而不明心性。不知道这说无的是谁？道有的又是谁？而当面错过。禅师家犹如善舞太阿剑的能手，轻轻一挥，就把你心中的凡圣、真俗等等葛藤，齐根斩断，直下指点你见性。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迷于声色而不识，果能一切放下，不随声色物相迁流，这妙明真心犹如辽阔的太虚空一样，哪里有圣有凡？就在这一切无有，根尘脱落时，回光一瞥，猛着精彩，即见本来！诸位，参禅已打开本来的人知道，当修法修到相当时刻，忽然卒地折、爆地断，打开本来时，内而身心，外而世界，一齐消殒无余，哪里有圣人——佛、菩萨？又哪里有凡夫——张三李四？虽然一切没有，但非同木石，而

了了分明。这知道没有的是谁？就是达摩祖师当时指点梁武帝见道的“廓然无圣”的妙明真心啊！假如我们着相，心中存有圣凡见，就不能见道，要离相离见才能入道。但禅师不能像我们这样滔滔不绝地打葛藤，他只在节骨眼上点示你一句，你如能当下醒悟承当就是了。如点你还是不知道，那非但辜负了师家，也辜负了自己。殊不知，我们的本性廓然无物，一样东西都没有的。虽然无有一物，但了了分明，非同木石，这就是妙明真心。我们修法，千万别着相，不要以为有什么可得，假如要什么东西——要神奇、玄妙、神通等等——那就大错特错了！尤其初见性的人是素法身。素者是无花色之谓，是没有什么玄妙奇特的。千万不要以为没有神通发现而不认法身，错过见性的良机。正当打开时，是无所见、无所闻、无所住，一物都没有的历历孤明！这是最要紧的千钧一发时机！学者如不瞥地，错过这段光景，那就白费功夫了！所以我们说，尽管你前后际断——就是前念已断，后念未起的真空刹那——也不一定见性，为什么？当这时如果你不认识，错过了这段光景，岂不前功尽弃？如果在这时候一把抓住它……

喂！你们要问抓什么东西？用手拿住它吗？不是的，这里没有手，也没有东西，抓个什么？这个抓是当这瞥然即逝的千钧一发时机，灵光一瞥而神会醒悟的意思。这在宗下，叫“囟”的一声，转过身来，觊体承当，就是认识本性开悟了。千万别以为有一个东西，被擒住了，抓住了，那就错会了。

所以，达摩祖师说“廓然无圣”，是要梁武帝跳出有、无、凡、圣的窠臼而当下见性。而梁武帝呢？是着相的人呀，你说廓然无圣，

连圣也没有岂不落空？可人家说你是圣人呀！你怎么说圣人也没有呢？

于是帝继问曰：对联者谁？摩曰：不识。

梁武帝在有“圣”上着眼，而忽略了最重要的“廓然”二字，所以接下就问：“对联者谁？”以为这下子抓住了要害，你说“无圣”，那么，站在对面的是谁？人家说你是圣人，若无圣，你又是谁呢？看你怎么抵对！

这句话有两重意义，一者站在我对面的是谁，二者和我对话的是谁？梁武帝的本意只是第一重，站在我对面的是谁？但在宗下就不这样，而是取第二重，问这能对话的是谁？就像我们现在参禅问：念佛是谁？拖死尸的是谁？讲话是谁？听话又是谁？这个“谁”就有分量，像是问话，却是直接指示你见性。这句话不这么好答，不是见性人，就不免眼目定动，手足无措，不知落处。但是达摩祖师是大宗师，他明知你是第一重问义，死马权作活马医，强作第二重问义答道：“不识。”达摩祖师这句答话真疑杀天下人，你是悟道宗师，怎么说不识？是真不认识？还是假不认识？不是！不是！在认识不认识上着眼都不是。有一位禅师说得好：缺齿胡僧拿泥弹子到震旦斗宝，被梁武帝“是谁”这骊珠宝光一照，逼得他退避三舍，慌说：“不识。”这“不识”二字，如棉里针，一捏就刺手。从表面看，似乎是不认识，但实际是直示真心酬对他是谁的“谁”字。这能问和能答的东西，有相可见吗？有能所相对吗？无相无能所，有谁认识谁呢？当我们打开本来之际，身心世界都没有，只是一片虚明，没有色相，没有相对的二者，有谁

认识谁？譬如我们二人相对有认识不认识之别，现在只是一个绝对真心，没有识别的对象，所以说“不识”。这个“不识”有如千钧之重，如会得，则当下悟去；如轻率地只当认识不认识会，则磋过了也。或者有人说：“认识对呀，认识就是认识佛性呀！”不对！正当打开时是不能起念的！那时能所双亡，什么都没有，若起一认识之念，则被它影子所惑，失去开悟的良机。况且本性既无相，也无声，又认个什么？再进一步说，彻悟的人，空却一切，心无所住，见犹不见，如有所重，着在性上，即成窠臼。宗下谓之圣堕，便不为见性的人了。比如灵云禅师见桃花开悟后，洪觉范颂云：“灵云一见不再见！”为什么不再见呢！原来灵云祖师参禅，参了三十年不开悟。有一年春天，桃花开得正好的时候，他打开山门，蓦见千万丛桃花开得如火如荼，宛如一片香火海，当下身心脱落，尘识皆消，豁开本来面目。说偈云：“三十年来寻剑客，几回落叶又抽枝。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到如今更不疑。”请看，古人用功，多么恳切，三十年如一日，孜孜参究，一旦时节因缘到来，一触即发，打开玄关识锁，亲证本来。现在的人如也能与么孜孜不倦地精勤修习，何患不即生成就！后来玄沙评论云：“谛当甚谛当，敢保老兄未彻在。”为什么说他未彻呢？因为还有一个“见”和不疑在！尾巴未净，所以不彻。这是教导参学人，于参悟时，只时到神知，而不可住在“性”上。后来洪觉范为之挽救云：“灵云一见不再见，红白枝枝不着花。”就是说，一见之后，不再着在“见”上了，尽管有红的白的桃花现前，也不再着桃花之见了。也就是说不再着在性上而泯去开悟之迹了。见性的人就是如此胸怀坦荡，无所住着。所以达摩祖师说“不识”，就告诉他真心无物，何有相对？这里

没有谁认识谁的。

帝不契，达摩遂渡江至魏。

梁武帝虽信佛，但般若根器很差，不知达摩在点示他，还以为达摩祖师真正不认识，没有什么本事。所以“帝不契”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他就不睬达摩回后宫去了。达摩祖师呢，你不睬我，我也无法度你。因为禅宗是接上上根器人的，要悟当下悟，不是拖泥带水的说教。在两三句问答之中，语不投契，只有另找门路，所以“达摩遂渡江至魏”了。不是有达摩“一苇渡江”的故事么？达摩踏着一根芦苇就渡江到魏国去了。

帝后举问志公，志公曰：陛下还识此人否？帝曰：不识。

这梁武帝回到后宫去问宝志公。因为梁武帝面前有两位大师，一个是傅大士，一个是宝志公禅师。这两位大师都是从兜率天宫下降来度梁武帝的。梁武帝就把这段公案（与达摩祖师的对话）告诉宝志公。志公就问梁武帝，你还识得达摩吗？帝曰：“不识。”这里梁武帝也同样说不认识，和达摩祖师说的“不识”，是同是别？诸仁还知么？这里面大有文章在！达摩祖师所说的“不识”，不是认识不认识，而是把真心活泼泼地全盘托出给你看，指点你当下见性；而梁武帝说的“不识”呢，只是我们世俗所说的不认识而已。但是在宗下如问你二个“不识”是同是别？你像上文这么回答，就要吃棒。要怎么答呢？父母所生口，终不向你道！

志公曰：这是观音大士，传佛心印。

志公说，这个达摩是观音大士，前来传佛心印的。佛的心印就是我们的自性，以心印心，叫你当下见性。不需要像我们现在要修什么法，要打多少坐。他只说一句话，在节骨眼上一点，叫你当下豁开正眼，明见本性，叫单刀直入，很快很快。但是现在这个末法时代，修道人根机钝了，像一把刀不快了。不要说一点，千点万点也点不开。

豁开正眼就是打开般若，这是任何一宗都切切需要的，没有智慧绝不能成道。或许有人说修净土宗不要吧！不然！假如不要，为什么净土功课每一次最后要念一声“摩诃般若波罗蜜”呢？假如没有智慧，怎么能看破世上的一切色相而放下这世界往生西方呢？好多修净土宗的人到最后生不到西方，就是因为无有智慧，看不破这个生于斯、食于斯、所有亲朋好友都在这里娑婆世界，放不下，舍不得离开，而不能去。假如明白所有妻财子禄都是梦幻泡影，舍得放下，那就千修千人去，万修万人去了。

志公说观音大士传佛心印。观音大士太慈悲了，处处闻声救苦，加被一切众生，离苦得乐。因菩萨与此世界众生缘深，所以释迦佛临圆寂时，托付观音菩萨照顾娑婆世界的众生使大家免遭苦难。《法华经·普门品》就是宣说菩萨的伟大、愿深、慈祥、德隆与功力深厚的。大家称念“观世音菩萨”、“观世音菩萨”……非但不论什么样的灾难灾殃都能化为乌有，连一些不顺遂的事也都能消除。我们要努力修行，不要辜负佛菩萨的恩典。修成之后，还要代佛菩萨来宣扬、说法，接引后进，使佛法振兴起来，使大家都能出离苦海。

帝悔，遂遣使去请。

梁武帝听志公禅师说，这是观世音菩萨，来传佛心印的，而自己不认识，怠慢了他，让他走了。梁武帝深悔自己无状，轻慢了达摩，使他悄然离去，所以要差他的使臣去把达摩祖师请回来。

志公曰：莫道陛下发使去请，阖国人去，他亦不回！

宝志公说，不用说你陛下遣一个使臣去请达摩祖师回来，就是你把全国人发动去请达摩，达摩祖师也不回来了。这为什么呢？因为达摩祖师是来传佛心印，度有缘众生的，不是来受你供养的，你根基不相当，就无福接受禅门的法宝。宗下所谓：“不是知音，徒劳侧耳。”他更不需要名誉，只要得一个半个开悟之士能接法，绍隆佛种就是了。所以达摩祖师是“牢笼不肯住，呼唤不回头”。他是再也不肯回来的。达摩祖师渡江至魏后，居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，得神光大师，彻悟心源而传法。其余在他名下的人也很多，但是他们只得禅宗的皮、肉、骨，而不能得髓。所以达摩祖师只传神光一个人做第二代祖师。达摩原以为梁武帝是中国信佛的皇帝，大概有相当的根基，哪晓得这皇帝不行，只在名相上着眼，不是上上根人，不能传付，所以不辞而别。那么，学禅这么难，值兹末法时代，岂不要断绝佛种吗？不！末法时代也有正法根器人，广大佛子中，上上根人，大有人在。只要有心人提倡弘扬，禅门是会兴隆的。因为有佛、菩萨的伟大慈悲力量加被，只要深信不怠，天天朝于兹、夕于兹，流连于兹、颠沛于兹，不断地前进，自有水到渠成之日。假如疑疑惑惑地在这里猜疑，我能行吗？佛菩萨会加被我吗？恐怕业障重不成功吧？……那就坏了！因为一疑惑力量就不足了，修起来就打“格顿”，不能奋勇地一往直前、奋斗

到底完成艰巨伟大的任务。只要我们信心足，不怕路远险阻，把全身力量扑上去奋力前进，就一定能排除艰难证成大道！上面说过，我们于悟道后，不是一悟就休，还要好好地保护它，长养它，把习气除尽，犹如婴儿成长为大人了，那时候才能随心所欲放手空行。于初悟时不保是不行的，怎么保呢？一面上座养定，一面在日常事务中磨炼培养，既不住空，也不住有，一切随缘，任何工作都能做，虽做而不着做，毫无爱恶之心。宗下所谓：“于心无事，于事无心！”终日忙碌，而心中无事；心中无事，而不妨终日忙碌是也。假如做事时被事做了去，那就不行，要赶快拉回来，放下来，勤于觉照，勤于锻炼；假如自觉力量不够，那就要多打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打坐能培养定力，使你在境界之中有主宰，有力量。你不打坐，定力不够，在境界中锻炼的时候，一浑就浑掉了，被境界拖着走了，落于悟后迷，就不行了，这是最重要的关键。

复次，刚刚打开本来时，是没有什么奇特的。修行人往往不识，以为没有什么神奇，不是自性，而忽略错过，哪知这灵妙真心是一丝不挂、一法不立的绝相妙体。初见性时，习染尚在，只是素法身，一无所有。须待修者于识得后，勤于磨炼，将无始旷劫的妄习消尽，方能显发神用。故修行人须弄清修行的次第，千万不要因暂时未发神通，不敢承当而错过开悟的良机，更不要因自己不识而以讹传讹，贻害他人。其实开悟见性并非难事，因为这妙明真心不在别处，整日在各人自己面门放光，无有丝毫离异，只是人们迷相着境忽略不识罢了。

傅大士《传心颂》云：“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。起坐镇相随，

语默同居止。纤毫不相离，如身影相似。”你看说得明白清楚，从这里悟去，多庆快。再向别处去寻，找到弥勒佛降生，也无有是处。

或有人说，保宁勇禅师昔曾说过：“从此偈瞥地者固多，但错会者也不少。”还有玄沙禅师也曾评论此偈说：“傅大士只识个昭昭灵灵。”恐怕此偈有毛病，不确切吧？

我不禁笑答道：此偈说得如此亲切明白，虽下根人亦能闻之悟得。既能从此会得，为什么有错误呢？又错在哪里呢？保宁勇未曾指出，使后来人疑窦不少，我今不妨补叙出来，为诸君祛疑。盖错者不在此偈，而在会的人鲁莽，以为即此能言会道、举手投足的，便是自己天真佛。犹如有人错解了《圆觉经》那段精辟经文“知幻即离，不假方便；离幻即觉，亦无渐次”一样，以为觉了便成佛，不需再用功精修，勤除妄习，保护本真，以达不动究竟之地。哪知这才是始觉，不是本觉，尚需依于本觉，勤苦修习，如子依母，子母相合，融为一体，始成大觉。岂可得少为足，自以为是，不改旧习任性非为，着境住相，将一尊大好的天真佛，仍旧堕落在六道轮回里，岂不大错，岂不冤屈？！而玄沙禅师说的昭昭灵灵呢？这妙明真心原本昭昭灵灵，不是起心动念有意地去昭昭灵灵。假使有一点着意就不对了，比如明境高悬，自然朗照，不是用力不用力，有意不有意而照。只在你自然而然，不费丝毫力，现现成成，任运而用，既不住执它，也不认着它便是。不是硬要把这昭昭灵灵打杀、磨灭才是。而且这昭昭灵灵任你怎样用力打，用力磨，也打杀不得，磨灭不得，而且愈打磨愈昭昭灵灵，更不是离此昭昭灵灵别求一个道理才是。

有人虽修行多年而不悟者，都是为自己所瞒，以为发神通才是，而不知所谓神通者，就是日常动用。若不是神通怎会说话、工作？怎会穿衣吃饭？又怎会嬉笑怒骂？在在处处都是它的神用而不自知，偏偏要个奇特，自遭败屈，岂不冤苦？有些人自己不识，甘愿在苦海中头出头没也只罢了，还要贻害别人，说未发神通为未开悟，开悟的人是六通俱全的。他哪里知道悟道在先，发通在后的序次。《大日经》云：“菩萨住此（即见道位）勤苦修习，不久即五通齐发。”悟道后还需经过一番打磨，将历劫多生的妄习消尽，方能显发神通。

所以我们修行人，不要自暴自弃，于初打开时，识得它，当仁不让，敢于承当。不为神通奇特所淆惑，然后勤于保养，尽除妄习，不久将来，自然神通大发。又因修行人根机个个不同，也有先通后悟的，但现在这种人并不多见。现在有些特异功能的人，也没有经过修行，就有了神通，这是报得的神通，是暂时性的，过后就慢慢地消失了。我们佛教所说的神通有好几种：有报得的、修得的、证得的与依得的种种不同。修得的，是用一种法专修一种通，密宗修神通的法就很多；依得的是依靠外来的助力，如神、鬼、妖等而得的通。但这些都不究竟，一口气不来就没有了，没用处，还是在生死轮回中，不出苦海。只有证得的通才是真正的通，那是我们见性人经过事上的磨炼，消尽了习气，恢复了本性的功能，焕发出来的无穷无尽的神通，它是永远不会磨灭的，而且尽管妙用无边而不着神用，镇日如痴如呆相似，诚所谓大智若愚者也。

后来雪窦禅师就此公案颂云：“圣谛廓然，何当辨的？对朕者谁？

还云不识！因兹暗渡江，岂免生荆棘？阖国人追不再来，千古万古空相忆。休相忆，匝地清风有何极？”师顾视左右云：“这里还有祖师么？”白云：“有！唤来与老僧洗脚。”

圆悟勤禅师云：“大凡颂古，只是绕路说禅，拈古大纲，据款结案。”雪窦颂此公案，劈头便道“圣谛廓然，何当辨的？”这就说明寥廓如万里无云晴空一般底一真法界——圣谛，是一丝不挂、一法不立的绝对真心，如何容你计较思量，分是分非，辨得辨失！到这里，直饶铁眼铜睛也摸索不着，岂可以情识卜度辨得？云门云：“参禅到紧要处，如击石火、闪电光，不落心机意识、情尘意想。计较生时，鸽子早过新罗（今名朝鲜）了也。”所以雪窦说天下的衲僧何当辨的？！

“对联者谁，还云不识。”这是雪窦重重为人处，上面说圣谛廓然，一法不立，是无相对的绝对妙体，既是绝对的妙体，有谁识谁呢？雪窦重在这里恐人磋过“廓然”，提醒众人道：“还云不识。”着个“还云”二字，就是警告大众廓然中连圣也没有，还有识与不识吗？白雲端禅师曾有颂云：“寻常一箭落一雕，更加一箭已相饶。”这是古人老婆心切处，重重为人，不惜浑身落草。到这里整个公案已颂毕。

但雪窦为慈悲故，再将这公案的事迹颂出：“因兹暗渡江，岂免生荆棘？”达摩本为人解粘去缚，割除荆棘而来，因何却道生荆棘？盖非但修道人纷纷讨论这则公案的是非得失，即至而今广大的参玄人也不无不为之辨得辨失，所以圆悟勤说：“即今诸人脚下已草深数丈。”

“千古万古空相忆。”是的，自此公案延衍至今，道中人无不为

梁武帝惋惜，又无不思念达摩。武帝于达摩圆寂后，自撰碑文云：“嗟夫，见之不见，逢之不逢，今之古之，怨之恨之！”圆悟勤著语云：“太煞不丈夫，诸仁还知么？”又道：“达摩在什么处？诸人还见么？一落思量，早磋过了也。”

雪窦恐人着情见，所以拨转话头，出自己见解昭示后人道：“休相忆，匝地清风有何极？”识得自己脚跟下的立处，即时与达摩和雪窦把手同行，用何寻思忆念？因此妙明真心不在别处，即在各人自己面门放光，寻常之极，犹如铺天盖地的清风，人人都受其吹拂，人人都受其薰育，人人都以之成就各种事业，有什么高不可攀、登峰造极之处呢？

最后，雪窦恐人迷恋祖师，依倚祖师，不自省，不自立，着在这里，便如灵龟曳尾，自扫行迹一般，更出方便为人，顾视左右问道：“这里还有祖师么？”自应云：“有！”更自云：“唤来与老僧洗脚！”雪窦禅师为什么这样毁损祖师威光呢？因妙明真心是无师智、无依倚、无所知、无名貌，你唤作什么？一有所立，一有所著，早磋过了也。

复次，天上天下无一物不是它的显现，无一法不是依它而立，你唤它作祖师？着在这里得么？如僧问黄檗，大唐国里还有禅师么？黄檗云：“不道无禅，只是无师。”即此意也。

我们修行人应从此公案中吸取教训，初须知有，更须绵密保护，此是初善；次须放任，不守住它，此是中善；末后连不守之心也无，

此是后善。望诸仁珍重！

第二则 赵州至道无难

在上一讲中，我已把第一则公案——圣谛第一义，作了发挥性的讲述。讲是讲过了，但禅不在语言文字里，诸位还须透过义理名相，直会自心始得。那么，如何是禅宗的根本宗旨？祖师又是如何方便接人的？我人应怎样体取？如果诸位仍未理会得，且听我再扯第二则葛藤——赵州至道无难。

赵州是唐末禅门的著名大德，是一位大手笔宗师。他不与人谈玄说妙、言机论境，也不行棒行喝，只以本分事用平常言语接人，如“庭前柏树子”、“狗子无佛性”、“吃茶去”等话，以接来者，形成了独特的“赵州门风”。此等言句，看似平常，无甚奇特，但内蕴深长，犹如棉里针，着不得，捏不得，一着一捏即伤身刺手。此老能如是平易自如地横拈竖弄、逆行顺行得大自在，盖他计较已尽，炉火纯青，才能由浓而转为平淡。

我们学禅修道，先须有悟由，而悟由的关键在于善知识的开发。赵州和尚也不例外。他在师事南泉禅师时，一日问南泉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南泉指示说：“平常心是道。”这“平常心”三字就是指平常日用事，即是大道之所在。其或不然，一息不来时，躯壳尚在，怎么不会言笑运动？庞居士悟道偈云：“日用事无别……唯吾自偶谐，神通与妙用，运水与搬柴。”可见举凡嬉笑怒骂，瞿欬掉臂，无一非真心妙用，只是世人迷于色相而不自知罢了。次就字面说来，平者不曲，常者不断，

禅者之心如能做到时时平直无曲，处处相应不断，那当体呈现的光明与自在的妙用，也就是道了。这样也将就说得过去，但非宗门的正说。

但此道又在何处？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去证取？因此赵州又问：“还可趣向否？”南泉答道：“拟向即乖！”意思说，如意有拟议，心有趣向，即与道相背，怎能悟道？盖大道无形，大音希声，无可拟向攫取，息念即昭昭在前，生心即为影遮，故无可趣向也。可惜许多学佛修法人，都落在拟议趣向上。看经听法时，认为有实法可得；修法用功时，又以为有圣境可取。纷纷为趣向忙碌，徒自辛劳，宁不冤苦？！其实，道本现成，不属修证，而且人人不二，就看你迷不迷于色相。因此古德讲：道在悟而不在修。

那么，不用思想去拟议，怎么知道是道呢？故赵州又问：“不拟怎知是道？”

南泉答道：“道不属知，不属不知。知是妄觉，不知是无记。若真达不疑之道，犹如太虚，廓然荡豁，岂可强是非耶？”

大道虚廓，宛如虚空，一法不立，一丝不挂，了了分明，妙用无边。有知则头上安头，面目全非；无知则如木石，不起妙用。就宗说来，不属知，乃官不容针；不属不知，系私通车马。既知与不知俱无立脚处，还说什么道不道、佛不佛与是非得失呢？

赵州在南泉指示下，悟明禅理。我们学佛修法人，也应如此。以理明心，以心显理，时时处处以平常心而应缘，那么道即在其中矣。

在未讲公案前，我们先讲圆悟勤祖师的垂示：

“乾坤窄，日月星辰一时黑。”

乾坤就是天与地，天地是一念心的显现。乾坤窄，就是指我们的心量狭窄。我们学佛的人心量要大，才能于事无住，安然入道。假如心量狭窄，就常与事物黏缠不清，放不下空不掉，与道就不相应了。为人的心量如何，对修道的成败大有讲究。有很多没有修法的人，他们也不知道信佛，平时就是心情豪放，慷慨激昂，乐善好施，不造诸恶，到了临命终时，同样也能预知时至，清清楚楚地安排后事，潇潇洒洒地走了。反过来，有些信佛修法的人，要死时，非但不能预知时至，反而痛哭流涕，悲伤得舍不得走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前者心量广大，慷慨豪放，提得起，放得下，虽不信佛，但与道契合，如止水生光，心明慧生，故能预知时至；而后者心量狭窄，处处计较，事事摆在心上放不下，虽然信佛、念佛、持斋打坐，但心不明慧不生，如何能预知时至而潇洒往生呢？心量狭窄的人，临死预知时至也不能，遑论了道成佛！所以说“乾坤窄，日月星辰一时黑”，一切都完了。圆悟勤接着说：

“直饶棒如雨点，喝似雷奔，也未当得向上宗乘中事。”

心量狭窄的人，纵然遇到明师，就是棒如雨点、喝似雷奔般的与他撤困，也当不得向上宗乘事——不会开悟的。

这为什么？德山棒、临济喝是宗下出名的接人手法，能使学人棒头明心，喝下得旨。既有如此妙用，为什么又当不得向上宗乘之事呢？盖学人心量狭窄，就事事摆在心里，牢不可拔，任你怎样棒喝与其撤

困也无济于事。譬如我们说业障本来空，你们在禅堂里似乎承当认可“业障本如空花水月，非为实有”，心里轻松了。但是有些人出了禅堂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，心里不免又变得沉重起来，觉得业障重了。这就是住在相上的心太厉害，执著心太重了。虽然在禅堂里受了些微的般若熏陶，但熏不动执著的老根子，还是为这莫须有的业所障碍。殊不知所谓业障者，就是心动住相，造业受报。而一切事相都是真心所显现的妙用，皆是影子，根本没有实质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”哪里有真实的事物？物境既不可得，你还愚痴地执著它干什么？心空境亡，业障就无立脚之处了。宗门云：“了则业障本来空。”相反，你执为实有，粘着不放，就变成“不了应须还宿债”而业障重重了。

比如人患病时把心执在病上，就会觉得这里痛、那里痒，难过得要死。假如你放下来，不把病放在心上，所谓痛痒，不过如此，在日常生活中只是多背了一个包袱。这样心里就安稳得多，病也容易好。有二位生癌症的病人，一个心情开朗豁达，不把病放在心上，照样快快乐活地生活、工作，病反而慢慢地好转了。而另一个呢？日夜愁苦烦恼，不多久即死亡了。由此可见一切沾染执著皆是自讨苦吃，自寻烦恼。就道说来，身本无有，病从何来？连包袱也不背。所谓：生病不作生病想，吃饭不作吃饭想，穿衣不作穿衣想。什么都不可得，不去管它，那还有什么业障不业障。所以，我们要时时心空无住，才能真正证得无为大道。

我们修法从有为到无为，要历过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。到第八地才

真入无为位。到第七地时，虽证无为，还有个无为在，非真无为。要到第八地，无为影响消亡，才真正不动，所以八地又称不动地。

我们学佛的人，一切不执著，心空无住，心量不求广阔而自广阔，不求开悟见性而自开悟见性。这样才能当得起向上宗乘的大事。否则呢，总是记言记语，求玄求妙，把事情摆在心里，放不开，那怎么打得开这玄关识锁，见到本性呢？所以圆悟勤祖师说，你心量一狭窄，虽有祖师在你面前棒喝交驰也无用。因为你执著太深，纠缠过甚，祖师也无能为力了。

我们修任何宗法，净土也罢，禅宗也罢，密宗也罢，都要一切放下。不放下，法修不成。或许有人要说，念佛的人有阿弥陀佛接引往生，用不着放。是吗？如果念佛的人爱根不断，放不下这娑婆世界的妻财子禄、功名富贵，也能往生吗？恐怕佛力再大，也不能接引往生吧！？何以故？因为你这只臭粪船的缆绳紧系在岸边的桩上——恋着娑婆，虽有机动力——佛力，叫他如何开得动呢？！由此可见，放下一切，一心用功，才能有所成就，不是什么投机取巧可以得逞的。

圆悟勤接下又垂示说：

“设使三世诸佛，只可自知。”

斯道，即如三世诸佛，也只能自知，无法开口，就像哑子做梦一样，无法向人说。我们的本来面目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比仿，没有一样物件和它相似，所以也就无法向人讲，只可自知了。宗门云：“妙高峰顶，不容商量！”故三世诸佛，有口难开。

你们今后不必问人家打开本来是什么境界。阿弥陀佛！这无知之灵知，无法描绘，怎么向你道？纵或遇到明眼人，也不过旁敲侧击，烘云托月，以心印心。你心未明，说也不会。宗下所谓：“路逢剑客须呈剑，不是诗人莫献诗。”假如说你见到什么，那你见鬼，不是见道。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明白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见佛见光都不是，凡所有见，皆非真见。《楞严经》说得更清楚：“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犹离见，见不能及。”有所见的都不是。所以你们今后不要向别人打听，还是自己用功，打开本来，自证自知，才不为别人所瞒。打开之后，向过来人印证倒是可以的。在此之前打听别人最坏：

（一）看人家有什么境界，从而衡量人家是不是开悟，妄下定论。（二）妄长知见，以为开悟是某种境界，自己也想于此得个消息。此见一起，非但不得消息，反而定也不能入。因为要得消息的这一念，即是妄心，妄心纷起，还能入定吗？（三）人家有境界了，我怎么没有？衷心忧急，坐不安席；或自甘卑劣，不思上进，忧伤悲叹，用功无力；更或嫉妒人家，中伤别人，那就更不好了。

一真法界是什么形象，确实不好说。故三世诸佛到这里无开口处，只好自己知道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

“历代祖师，全提不起。”

过去各代大祖师，对于这件事，都无法全体描绘出来，拿给你看。因为它言语不能到，思想不能及，无开口处。一有言说，便有落处，而非真空无住的一真法界了。如赵州大师说：“佛之一字，吾不喜闻！”连佛也不立，可谓干净剿绝了。但后人指出：“尚有不喜在！”可见

这真空绝相的妙有，宛如虚空，是任何人无法措手的，又怎么能拈提呢？任凭你横说竖说，妙语如珠，也只是半提，而不能全张。但如遇颖悟之士，言下得旨，亦能由半提而张为全提；反是，即全提亦沦为半提矣。如五祖演大师语一士子云，有一首小艳诗颇相近：“频呼小玉原无事，只欲檀郎识得声！”士瞠目不会。圆悟勤在旁闻之，步出方丈，适闻金鸡喔喔啼午，豁然大悟云：“这不是‘声’么？！”可见半提全提都由当人自己转换，祖师是不能代劳的。

“一大藏教，詮注不及。”

三藏十二部经文，也无法把它解释出来。这就等于善于画图的人，也没法把一种峻拔飘逸的意境画出来一样。宗下有句术语说：“好个风流画不成。”这段无尽风流的大好风光，叫人从何下笔，怎么描绘呢？只好隐隐约约烘云托月地说个梗概，由你自悟。譬如说：“绿阴深处是晨曦”，用以比方秘在形山的天真，这个蕴藏在绿阴深处的曦微晨光——真心，你纵使请善于画山水的妙手王维来画，他也无从握笔临池。又比如宗下的名句“棋逢绝处着方妙，梅到寒时香愈清！”这种清越峻拔的意境，除了你自己心领神会之外，又怎么描绘？故一大藏教到这里也无法把它注释出来。世尊末后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，以传此不传之秘，争奈人天罔措，无有入处。幸赖金色公破颜微笑，以心印心，所谓教外别传的这盏光耀大千、腾辉千古的心灯，始得代代延绵不绝地衍传至今。此无说之说，无注解之解乃广博无比、深妙无边之说之注解也。

“明眼衲僧，自救不了。到这里作么生请益。”

般若如大火聚，撻之则燎，纵是明眼道人也不能依倚，无法抟取，是为自救不了。这样一来，大道似乎可望而不可即，无从下手了。但道贵回光转机，不可往死胡同里钻。古人诗云：“山重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这柳暗花明的又一村在哪里呢？就在放舍生命，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处。古德云：“不可得中这么得，无可取处如是取。”只要不怕牺牲，勇往直前，自能取得骊龙颌下之珠。虽然如是，争奈斯道莫可言宣，无能传授，后生小子又怎能向之请教获益呢？上面说过，这涅槃妙心虽无法描绘，但可开一线，略露风光，方便权说，俾颖悟者有个入处。故大心菩萨不惜浑身落草，指东话西，教益众生，而不事自救。这是自救不了的又一面。但一有落处，自命不凡，高人一等，能教化众生，便真的生死不了了。

尤有进者，假如我们真正理悟了本来面目，而不绵密保任，更就法身，努力向上精勤锻炼，将旧习除尽，圆证本来，道眼虽不无明亮，也不能自救。因此时见惑虽了，思惑未尽，见可欲境，尚不能无动于衷，故于生死岸头，仍不得自由。

龙牙禅师云：“学道先须有悟由，竞渡还如赛龙舟；虽是旧阁闲田地，一度赢来方始休！”就是教导我们于悟道后还须如龙舟竞渡一样奋力前进，勤除习气，完全恢复本性光明，方始完成渡过生死苦海的大业。

印光大师曾再三说：“修净土好，净土稳当。禅宗虽好，但危险。”就是怕我们悟了一些道理，自以为是，不精进除习，结果对境生心，生死还是不了。关于了不了这一着是假不来的。假如你说假话骗人，

没用处，不过骗了你自己，骗不了人。所以我们应勤苦修持，勤除习气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，得少为足。假如你做不到这一点，还不如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好。这是站在净土宗的立场来讲的。如依禅宗来说，我们果真打开本来见性了，真种子就种下去了。哪怕这一生未了，来生一出头来即一闻千悟，当下打彻。我们初心修道应发大誓愿：“为使众生出苦海，故不畏艰辛，不怕路远，一定要成佛，广度众生！”深深种下这颗菩提心种，就永远不会消失，生生世世能起大作用，此所谓愿力不可思议也。故见性后虽习气最深厚的人，也不过七生天上，七返人间，生死就完了。

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宿愿，应随顺各人的根性来修法，而不能一刀切。因此，如果你不怕生死，可以在业海里滚，出生入死，自利利他。假如惧怕，就求生极乐世界。佛就不同根性的众生说不同的法，没有定法。各随志愿修与自己相应的法而不用勉强。

圆悟勤最后垂示道：

“道个佛字，拖泥带水；道个禅字，满面惭惶。”

说一个佛字，已经污染了，因为它是一法不立、一丝不挂的，哪有佛菩萨的名字。所以在禅堂内道个佛字，要挑三担水打扫禅堂。说一个禅字也就为禅所缚，本来面目清虚廓彻、无得无失，哪有这些闲名。你如有所得，有个禅在，那你该满脸惭惶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空净，还有一物当前，不能与道相应。真正到家的人整日如痴如呆，没有佛，没有禅，连个没有也没有，只是饥来吃饭困来眠。

如果还有一个佛、禅在，就必须把它打扫干净，方为绝学无为闲道人。佛既不可得，禅也无有，还有什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与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？真正彻悟空净了，时间与空间皆是虚语。我们前次谈到一个公案，一个说行道中有佛最亲切，一个说无佛最亲切。其实，有佛无佛都不对，还着在佛之有无间，不无落处。如果你有个念头：“我修禅，证道，打开本来见到自性了”，那你该多么羞惭、无地自容啊！

“久参之士，不待言之；后学初机，直须究取。”

久参之士是指修禅已经很久，本性打开来，保任到家的人。他们大事已毕，哪要我们多嘴饶舌？然而刚刚进门的后学初机，未曾见道，就须要真参实究，努力用功精勤取证了。参究什么呢？请看下面的公案。

赵州示众云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，才有语言是拣择，是明白。老僧不在明白里，是汝还护惜也无？”

一日赵州上堂开示大众说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”这两句是三祖僧璨大师的《信心铭》中开头语。《信心铭》云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但莫憎爱，洞然明白。”这就毫无遮掩明白地告诉我们，要证悟至高无上的大道没有什么难处，只要我们在日常动用中不去分别挑选，不要爱憎取舍，直心而应，无所住着，大道就在目前了。赵州和尚寻常用这两句开示大众，指示大家直下见道。由此看来，学道很便当，没有难处。只要我们勇于牺牲世间的虚名假利，放舍贪恋幻境的旧习，当下脱体现成。因为我们本来是佛，只为迷于色相，恋着

尘境，掩盖了本性的光明与神用而沦为凡夫，所以不需用力寻取，更不要向外追求。

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苦不自知，向前趣境，造业受报，枉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，宁不冤屈？假如我们在日用中，不去拣择分别，也不爱憎取舍，一切贪恋执著的心都放下，随缘穿衣，任运吃饭，心里空荡荡的，净裸裸的，一法也不立，那你就是一尊活佛。所以说，修道没有难处。

修道既如是容易，为什么大家又说难呢？盖难在不肯放也！大家假如肯放，个个都是现现成成的佛，不用向外求取。一般俗人，自不待论，而广大学佛参禅的人，又迷于神通妙用而不自知。其实，我们知道冷、知道暖、知道饿、知道饱、知道长、知道短，就是现成的神通妙用，不需另外别求。假如这不是真心的神用，上面说过，你一息不来，还能运用自如吗？盖所谓神者，妙用无边；通者，无有阻碍。我们的灵妙真心无所不能，无可阻隔，故谓之神通。而现在有所局限者，因旧习未尽，如乌云遮日，光芒不能大放。一俟习染消除，乌云散尽，光芒自然大放，神用自然全张。故我们用功的诀窍，就在一切放下，无所住着。因此僧璨大师开头就说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”假如我们时时刻刻把这两句话八个字蕴育在胸中，处处提高警惕，不事分别取舍，成道就无难了。反之，如果畏难不前，或别求玄妙，就难上加难了。庞居士讲：“难、难、难，十担麻油树上摊！”盖形容不知诀窍修道之难和不肯死心塌地勇猛精进也。庞婆接云：“易、易、易，百草头上西来意。”一切事事物物都是真心妙用，现现成成，俯

拾即是，容易得很，有什么难处？

修道就是闹革命，是革自己的命，不是革他人的命。要把自己执著物欲的命革掉。王阳明先生说“格物致知”，就是格除物欲之私而致良知——显发真心。学道人之所以不肯革自己的命，袒护执著心，关键在于放不下。你执住不放，保得住吗？人总是要死的，现在不放，最后还是要放下。与其最后舍不得放而不得不放，做个守财鬼，倒不如聪明些当下一切放下，做个超脱生死的道人了。更有愚痴透顶的人把生前的爱物存放在棺材里，这有何用，能带走吗？徒然引起宵小覬觐财物、掘坟盗墓的盗窃丑行而已。这些愚痴的举动，说来真令人可悲可笑。我们现在应有智慧，及早一切放下，乐得逍遥自在，何必自寻烦恼，粘着不下，而落个六道轮回、生死不了的冤鬼呢？

赵州和尚接下来说：“才有语言是拣择，是明白。”他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说话，不是说长道短，便是分是分非。有些老太太一边念佛，一边说媳妇怎么坏，女儿怎么好，此固不足论。就是我们修心地法门的人，也同样在辩论，这个法好，那个法不好；某某人开悟了，某某人还未开悟。这不也是无事生非在拣择吗？其实法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都是好的。而所谓不好，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，如吃药，病不同，应吃不同的药，不能千篇一律，只修一种法。一切众生本具佛性，只要好好修法，皆能开悟。不可拣择或住在什么境界上，如见光、见佛，或似有一物在前，推也推不开，离也离不去等等。这些境界，不管怎么好，都是假相，总是阴境，不可着取。真境界是无境界的境界，落个无境界，还是拣择住着。真正证道的人是无境界可得，

无话可说的。

古德云：“举心便错，动念即乖！”又云：“凡有言说，俱无实意。”现在所说的都是事不获已落二落三之言。所以赵州和尚说“才有语言是拣择”也。

那么，明白又有什么不好？也要否定呢？世人所谓的明白，不过是世智辩聪，耍耍小聪明而已。这些都是后天的，随境界转的意识分别，而非先天的般若大智。搞小聪明，就世法说来，也非好事。郑板桥不是有句名言“难得糊涂”吗？就是教人不要逞聪明，争强好胜，须耐气让人，以免惹是招非。对修行人说来搞小聪明，更是大忌。因为一搞小聪明，便不能死心塌地地老实修行，而想搞花招，找窍门，虚应故事了，甚至于未得谓得，不是谓是，从而葬送了自己悟道的光明前程。修行人用功多年而不能证道的，毛病即在于此。

复次，世智愈聪，知道得愈多愈坏。因为知见一多，意识分别就更甚，法见也随之更浓而不易除。即使将来能除人我执，因所知障之故，法我执也除不了。故净土宗也说，唯大智若愚的人，念佛可以成功，原因即在于此。

昔孔子问道于老子，老子说：“掊击尔智！”不也是教孔子舍弃世智辩聪，才可以入道吗？所以要入道，一定要否定“明白”，心中放教空荡荡底，般若大智才能生起。修心到家的人，不与世争，镇日如痴如呆，哪会说长道短，故大师说：“老僧不在明白里。”

大师这句话，是老婆心切，不惜拖泥带水痛切为人处。所语“明

白”也不立，看似剿绝干净，无有丝毫沾染，但一有言说，便有落处。说个不在“明白”里，正有“明白”在。假如真的没有“明白”，说什么在与不在？

《心经》第一句“观自在菩萨”（一般说，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别称。但《心经》是教导学人用心地法门功夫的，不是专指哪一位菩萨，而是泛指用观心法门证道的大菩萨）。“观”就是观照，“自”是自性，不是色身，“在”是要住本位。这是说起初用功要时时处处观照自己的本性，要住本位而不移；功夫渐熟，“观”不要了，“自”在本位不动摇；更进一步，“自”也不要了，自他合为一体，“自”自然化去；最后，功夫转深，化一为零，无在无不在，“在”也无处立脚了。今大师说“不在明白里”，正是有在处，漏逗不少。圆悟着语云：“贼身已露！”良有以也。

因此语有空处，已启问难之机，后面这句“是汝还护惜也无？”就更全身委地了。六祖云：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”既无有一物，护惜个什么？今教人护惜，岂不着在物上，不更遭人检点吗？故圆悟着语云：“败也，正好与一拶！”老和尚岂不自知？难道是失于检点，自讨苦吃吗？非也，大宗师纵横自在，收放自如，不怕虎口里横身，送给你咬，自有临危解脱之方，绝处逢生之机。不然，说什么神通广大、妙用无边呢？请看下文，自见分晓。

时有僧出，问云：“既不在明白里，护惜个什么？”

果然，问罪之师来了。捏住你胳膊，看你往哪里走？用功人既然

到了净裸裸、赤洒洒，一无所“知”的地步，还保个什么？又惜个什么呢？这对一般人说来，是无法回避、无言可对。但到大宗师手里，自有转身吐气之能，化险为夷之功。

州云：“我亦不知。”

妙哉！看似已到绝处，却又退步阔宏。圆悟着语云：“倒退三千！”是褒，是贬，诸仁还知么？

你们听了，休错认老和尚这下完了，被这僧问倒了，连圆悟也说倒退三千，大概是甘拜下风，不得不自供“我亦不知”了。那你们就被赵州和圆悟瞒了。他说的不知，是说这里无能知、所知，一丝不挂，一法不立，没有东西，叫我向你道个什么？复次，自性当体是灵知，若再加“知”，便是头上安头，面目全非了。故知也要铲除。

关于“知”之一字，神会大师曾说：“‘知’之一字，众妙之门。”教大家识取这能生起知饥、知寒的“灵知”，就是我人的佛性，只要绵密保护它，不粘物、情，知而无知，无知而知，就证道了。后来祖师们见广大禅和子着在此“知”上，堕在窠臼里，为救众人出离缠缚故，改为：“‘知’之一字，众祸之门。”由此可见是祸是福，是智是愚，不在言说、文字，而在当人会与不会、荐与不荐了。

僧云：“和尚既不知，为何却道不在明白里？”

这僧也是作家，知道赵州命意之所在。但你这么一说，又露出更严重的败阙来，得理不让人，哪容赵州回避。逼问云：“和尚既不知，为什么却道不在明白里？”这一拶非同小可，没有相当的功底也问不

出，直教人难以置答。圆悟著语云：“逐教上树去！”可见其转身回避之难。

是呀！你既然到了无能知与无所知的地步，为什么说不在明白里？说个不在明白里，不正是有所知吗？你有所知说无所知，不是自相矛盾吗？

这一问假使问着你们，真要哑口无言了。但是，请注意！所谓无知不是真个糊里糊涂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是非长短都不识，那还是佛、菩萨吗？不见六祖谓永嘉云：“汝甚得无生之意。”永嘉云：“无生岂有意耶？”祖曰：“无意谁当分别？”永嘉云：“分别亦非意。”可见无知是知而不知，不知而无所不知。无知者是无所住，不着相，任何事情毫无沾染，过去就算了；无所不知者，样样事情都知道，山是山、水是水、长是长、短是短，虽亦分别而不着意，犹如虚空包容万象，无有挂碍，而不是死的无知无物。昔六祖说的“本来无一物”，祖师们恐人误会，着在顽空里，增益云：“无一物中无尽藏，有花有月有楼台。”本性是神用无边、灵妙无方的，不是冥顽不灵的。假如是死空，无相用、无知觉，佛教有什么价值，还能延绵至今吗？

这僧不是不明斯理，一来要和赵州大师觐面相见，二来要将功夫微细、幽隐处显豁出来，留传后世，以作典范。故在关节上捏住赵州空处，逼他道出末后句来。

州云：“问事既得，礼拜了退！”

大师自有临危不惧、倒转乾坤的手段，在看似无法闪躲，要被顶

死的刹那，却能巧避锋芒，安然无恙地轻易走过。这是什么功夫？不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能有这样轻灵飘逸的手脚吗？真了不起！圆悟到这里也不得不赞赏道：“这老贼，赖有这一着！”这是哪一着？诸仁还知道吗？咄！磋过也不知！

到这里是：“云散水流去，人寂天地空！”消息已尽，大事已毕，不消再问了。故大师云：礼谢之后，回去休息吧。这无言说的言说就是末后句啊！而不会者，咸谓赵州不答话，宁不冤屈！

昔五祖演会下有一僧请益五祖：“如何是末后句？”祖云：“你师兄会末后句，问他去。”僧问师兄，适逢游山回，僧为打水洗脚次，进问云：“如何是末后句？”师兄以脚挑水洒其面斥云：“什么末后句？！”僧哭诉祖，祖云：“我向你道，他会末后句！”僧于言下大悟。请看！这末后句多么幽默，又多么巧妙！这僧悟来多么轻快！禅宗就是这样俊捷，诚非它宗可比，诸仁还会么？

本公案问话之僧也不是等闲之辈，大有经天纬地之才，敢捋虎须，与大宗师法战一场，精彩纷呈，甚为了当，我等于中获益匪浅。看公案犹如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的功夫到了什么地步，和古人是否有出入，如有偏差，好及时纠正；如功夫未到，看不懂，也无关紧要，只要照公案的指示摆正路线，对准方向，将来功夫一到，自然契合，而不致误入歧途。

由于这则公案的一场精彩法战，我们收到的教益，归纳起来，有如下列：

（一）悟道没有什么难处，只要确认一切物境，宛如空花水月，不可得，无可取，心中放教空荡荡地，无丝毫沾染住着，切莫爱憎取舍。

（二）做功夫要能收能放，日常动用更要灵活运用，不要呆板；时时反省，处处返照。

（三）见道后要绵密保任，不要荒废。但做保任功夫，也不可有所住，不能为保任而保，要灵活，似保非保，保任圆熟，保既无有，任也不见。如灵训参归宗，悟道后，问归宗：“如何保任？”宗云：“一翳在目，空华乱坠。”就是说，有个保任在，犹如翳在目，就非是了。

（四）虽然无知，不是落于无记，死在那里不动。如园头问梁山：“家贼难防时如何？”山云：“识得不为冤！”头进问云：“识得后如何？”山云：“贬向无生国里。”头更进问云：“莫非这就是安身立命处么？”山云：“死水不藏龙！”死在那里不动就完蛋了。

公案讲完，请看下面雪窦禅师的颂：

至道无难，言端语端。一有多种，二无两般。天际日上月下，槛前山深水寒。髑髅识尽喜何立？枯木龙吟销未干。难难！拣择明白君自看。

雪窦禅师开头把至道无难提示出来，随后便道言端语端，就是教我们不要把大道看远了，把悟道看难了，它不在别处，就在目前——言之端，语之端——就是在语言未形之前，也就是一念未生之前。你

如在此时回光一瞥，“这是什么？”当下猛省，就悟道了，没有什么难处。

这“言端语端”一句似乎另有一重意义，就是说“至道无难”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端正无误的。但我们为了适合禅机，还是采用前一种说法较为适当。

从前有一位师父参“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？”参了多年，未能开悟。后来碰到一位大德，请他慈悲指示个方便。大德问：“你参什么话头？”他答道：“我参如何是我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？”大德道：“你参得太远了，应向近处看。”他问：“怎么向近处看？”大德道：“不要看父母未生前，须看一念未生以前是什么？”禅者言下大悟。

大家坐在这里，请看这一念未生前是什么？它在各人面门放光，朗照一切而毫无粘着，无知无见而又非同木石，这是什么？就在这里猛着精彩，就是悟道。所以说“至道无难，言端语端”啊！

下面说：“一有多种，二无两般。”为什么说一却有多种，而二无两般呢？盖一者是唯一真心；二者乃千变万化的色相也。千差万别之境相皆一念真心之所现，故二无两般；唯一真心，妙用无边，能生万法，故一有多种。语云：“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”即斯义也。真证道者心境俱忘，打成一片，头头是道，物物全真，斯真入不二法门者也。

既然“一有多种，二无两般”，打成一片，就天下太平，无有事

了。修道人计较净尽，无不返璞归真，纯任自然。所以道：“天际日上月下，槛前山深水寒。”天上的太阳升起，月亮便西沉了；门外的山愈高深，水便格外寒冷。这种毫无造作，纯系自然的景象，正是修道人心空无住、随缘起居的无作妙用。圆悟道：“修道人怎么始得平稳去？风来树动，浪来船高；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一种平怀，泯然自尽。”不也就是纯任自然，无所造作吗？！修道人到这里随你唤天作地，唤地作天，也言端语端，无所不是了。下面：

“髑髅识尽喜何立？枯木龙吟销未干。”

这两句是借古人问道公案的语句，交织起来颂本公案“知而无知，无知而无所不知”的。昔有僧问香严禅师：“如何是道？”严云：“枯木里龙吟。”僧进问云：“如何是道中人？”严云：“髑髅里眼睛。”僧不悟，举问石霜：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”霜云：“犹带喜在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髑髅里眼睛？”霜云：“犹带识在。”僧仍不悟，又举问曹山：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”山云：“血脉不断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髑髅里眼睛？”山云：“干不尽。”僧云：“什么人得闻？”山云：“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。”僧云：“未审龙吟是何章句？”山云：“不知是何章句，闻者皆丧。”复又颂云：“枯木龙吟真见道，髑髅识尽眼初明；喜识尽时消息尽，当人哪辨浊中清？”

这则公案所说的枯木龙吟与髑髅眼睛，系表真空妙有的大道无言而无所不言，无识而无所不识，与石霜、曹山二位禅师的开示交加起来，便般若味重重，风光无尽了。兹将其含义略分析如下：

（一）无说是正说，无闻系正闻；无知是真知，未见乃正见。

（二）一说龙吟、髑眼，便有无言之言与无识之识在，犹如眼里着沙，非为净目。

（三）尽管大道虚旷，无声无息，无言无识，但非如木石无知，而系妙用无边。

（四）初悟道人不无喜悦，故初地菩萨名欢喜地。此时习染未尽，妄识犹存。

（五）悟道后如堕在圣境上，着在窠臼里，也是不剿绝。

（六）妙高峰顶固官不容针，不许商量，但第二峰头，为接引初机，不妨私通车马，略露风光。

有这许多意义在，故石霜与曹山说“犹带喜在”、“血脉不断”与“干不尽”也。

雪窦有大才，把这问道的语句，一串穿来，用颂本公案，确是神偷妙手。髑髅（骷髅头）分别妄识已尽，有什么喜与悲？枯木龙吟——无情说法——是炽然说，无间说，销不干的。这就与本公案虽不在明白里，而不是无说、无知的旨意巧妙地结合起来了。

关于无情说法，昔洞山祖师参汾山和尚问曰：“顷闻南阳忠国师有无情说法话，某未究其微。”汾曰：“阇黎还记得么？”师曰：“记得。”汾曰：“试举一遍看。”师举毕。汾曰：“我这里也有，只是罕遇其人。”师曰：“我未明，乞师指示。”汾竖起拂子曰：“会么？”

（竖拂的是谁？不正是无声之说——无情之说法吗？）师曰：“不会。”

（可惜许，磋过了也。）师后参云岩问：“无情说法，什么人得闻？”岩曰：“无情得闻。”（妙哉！妄尽情消是什么人？）师曰：“和尚得闻否？”岩曰：“我若闻，汝即不闻我说法。”此语较幽隐，似须稍注释一下：

（一）我若闻，非但有能闻与所闻在，更有法在；能所相对，法见未除，即非道人，何能据师位说法？

（二）我若闻即同无情，无情以不说为正说，非有言说也。

（三）我若闻即齐诸圣，而圣者之报化非真，亦非说法者，我今为子说，凡固不居，圣亦不可得。

洞山师曰：“我为甚不闻？”岩亦竖起拂子问曰：“还闻否？”师曰：“不闻。”（犹自不惺惺）岩曰：“我说法，汝尚不闻，何况无情说法乎？”师曰：“无情说法，该何典教？”岩曰：“岂不见弥陀经云：‘水鸟树林悉是念佛念法。’”师于此有省。（已迟八刻）乃述偈曰：“也大奇，也大奇，无情说法不思议；若将耳听终难会，眼处闻声方得知。”

这无情无说之正说，非耳听可得，故曹山云：“不知是何章句，而闻者皆丧（丧生失命）也。”在座诸仁还识得在目前的纷扰尘境中存在着绝言说、断听闻的玄虚大道——浊中清吗？

无情说法也无甚难会。参究玄机到精微处，非言语所能表，只有心领神会，世间的事到微妙处，不也是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与“此时

无言胜有言”吗？这就是“眼处闻声方得知”的注脚啊！

百丈禅师尝曰：“一切语言，山河大地，一一转归自己始得。”雪窦将公案颂完，最后也转归自己，为人道：

“难！难！拣择明白君自看！”

庞婆云：“易、易、易，百草头上西来意！”本颂开头不也说：至道无难，言端语端。历代祖师直指见性的语句更不胜数，悟道不是很容易吗？为什么又说难呢？盖悟道不是徒托空言，须要与事相应。其间不无难处，兹略举十端如下：

（一）疑情难起，妄念难息。参禅不起疑情，即无开悟之日，应抱定一则透不过的话头，吐又吐不出，吞又吞不落，极力追究，直至行不知行，坐不知坐，方能相应。持咒念佛，须心念耳闻，极力追顶，才能化妄念于无形。

（二）大道即在目前，学人就是不识。古德云：只为亲切甚，转令荐得迟！非虚语也。

（三）聪慧者，流于文字、口头，不务实修；老实者又多死于句下，此宗风所以不振也。

（四）真伪难辨。玄沙云：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；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在识神里用事而谓悟道，今人尤甚。

（五）死水不藏龙。学者往往因乐于安住定境，落入无记，坐在

鬼窟里而不知。

（六）住着定境自以为得。学者于定中偶得一圣境，自以为得，守住不放而死于境下。如守住“乐”者，即不能出欲界；守“明”者，不出色界；守“空”者，不出空界等。

（七）功夫与悟道混为一谈。众多学者不识功夫与悟道的区别，误将发了某种神通或气脉通畅了，以为悟道；反之，即非悟道。不知神通再大，功夫再好，不识真心，终有落处，生死不了，绝非悟道。

（八）骄躁难戒。学者于悟道前，多急于求成，失之在躁；悟道后，又因欣喜而失之在骄。躁则易折，骄则易狂，俱为学者之大忌，故亟宜戒除。但学人往往不自觉或护短而不之顾，故多流于始勤终惰或狂妄不羁，此岂非今日修道者多而证道者少症结之一欤？

（九）保任精进，消除旧习难。要将多生历劫着相的旧习一下消光，确非易事。俗语云：“江山好改，习气难移。”如不时时觉照，护惜本真，勤于改造，实难有净尽之日。但学者往往得少为足，以为一悟便是，不事改造，非但无以进证后得智，且有堕入“悟后迷”之危险，可不慎哉？！

（十）圆证无住难。众多学人往往以为悟得此能言会道、譬教掉臂的是自己天真佛，便已到家，如再用功，就是执法了。殊不知此只是始觉，不是本觉，尚需以之依于本觉，精勤修习，始成大觉。更有学人着于性体，住在证境上，不自觉的堕于圣域而不离窠臼，此皆不能圆证菩提之大咎也。

以上这些都是在修行过程中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的大难处，还有其他较为次要枝节的，就不一一再举了。以有这许多难处，所以雪窦说：“拣择明白君自看。”叮嘱大家自行反省，看自己立在什么处：是在分别拣择某法、某人、某事，还是坐在明白里逞识神；是着在某种阴境上自以为得意，还是弄精魂搞神通玄奇；是骄傲自满，落于疯狂，还是堕在空、乐、明里做活计？……好彩须自看，不得顛顛笼统。请大家自己检点，有偏差迅速改正，以免入宝山空手回而虚度一生，则幸甚矣！

第三则 日面佛月面佛

教是佛口，禅是佛心。禅宗是佛法的正宗，是源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一脉真传。当年灵山会上，释迦文佛拈花，迦叶尊者微笑，佛说：“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付嘱摩诃迦叶。”故迦叶尊者为第一代祖。以后辗转相传，至菩提达摩尊者为第二十八代祖。此为“西天四七”（盖四七二十八也）。时值我国文明大著，善根成就，解脱缘熟，故感达摩祖师渡海西来，为东土初祖。先见梁武帝（见前文“圣谛第一义”），帝不契，遂渡江至魏，面壁九年，遇神光大师，传为第二代祖。以后辗转相传，至惠能大师为第六代祖。此为“东土二三”（二三得六）。六祖以后，便分灯而传，主要有两大支：一支是青原行思，一支是南岳怀让。本公案中的“马大师”就是南岳怀让禅师的嗣法弟子。

江西马祖道一禅师俗姓马，世称“马大师”，他早年修行非常用功，只管打坐。怀让禅师知他是法器，问他坐禅图什么？他说：图作佛。怀让禅师就拿一块砖头在他坐禅的地方磨，嚓啦！嚓啦！那噪音使马祖不耐烦，干扰得他打不成座。马祖起坐问：你磨砖作什么？怀让禅师答：我要把它磨成镜子。马祖说：砖头能磨成镜子么？怀让禅师就等他这句话，立即借机反问：磨砖既不能成镜，坐禅怎么能成佛呢？这一问非同小可，直下震醒了马祖的迷梦！修行成道单靠打坐是不行的，打坐用功消除妄想，还要在各种境界中锻炼磨净习气。单靠

打坐是除不尽习气的，一定要在种种顺的逆的境界中磨炼，习气才可以除尽。而且单靠打坐，把心坐死，入灭尽定，非但不能成佛，落入土、木、金、石倒有份在！马祖根性大利，言下知非，就向怀让禅师请教：那怎样做才对呢？怀让禅师是大手笔的宗师，启发学人有非常的手段，就反问马祖：如牛驾车，车若不行，打车对，还是打牛对？

怀让禅师意在何处？为什么这么问呢？车，比喻身体；牛，比喻佛性。你要修行成佛就必须证到佛性。把身体拘在那里不动，就是打车。心性才是牛，心动身体才会动，要修心才对。（有人插话：哦！要打牛才对。）哈哈，你答打牛也不对！有牛可打，就落到一边了。前则公案讲的“髑髅识尽喜何立？枯木龙吟销未干”，你还没有明白呀。（有人问：那怎么答才行？老人说：怎么问的？那人问：打车还是打牛？老人厉声喝道：打你！）有一个“牧牛图颂”，图文并茂，讲的就是修行保任的过程。找到牛之后（比喻见性之后），这牛的性子还很野（比喻习气尚重），还要拉紧缰绳，高举鞭子看好它（比喻除习气保任的过程），到最后人也没有，牛也没有，才算真正了手。

马祖经怀让禅师的启发开示，言下大悟，心意超然。从此跟随怀让禅师，随侍左右达九年之久，深得心印。后出世说法度众，法席大盛，座下出八十余位善知识，遍布各地。早在怀让禅师跟随六祖之时，六祖就告诉怀让：“西方般若多罗（达摩祖师的师父，西天第二十七代祖）谶汝足下出一马驹，踏杀天下人。”踏杀天下人，就是说培育出很多很多大善知识，教化天下。本公案中的“马大师”就是这位马祖禅师。

马大师不安。

不安，就是生病了。诸位可能感到奇怪，像马祖这样了不起的大祖师，已经开悟成道了，怎么还会生病呢？其实，病都是夙障，是过去世久已造下的业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免不了要造点业。所以，纵是开悟的大祖师，也免不了要生点病。但是，开悟了，犹如大梦醒来，过去现在所作所为皆如梦幻，了不可得，即使身患重病，因心空不作病见故，亦不为病所苦。假设我们身体有了病，不要时时刻刻想着病，不为病所苦，业障即当下瓦解冰消。假如你时刻记着病，那就痛苦了，难过死了！开悟成道的人不把病摆在心上，你看着他病了，他自己可跟没病一样。宋朝的慈明禅师晚年中了风，嘴都歪了。他的侍者急得跺脚：这可怎么办？你平生呵佛骂祖，现在报应了不是？禅师说：不要发愁，我给你弄正它就是了。说着用手一推，嘴就正了，跟没病一样。业障到祖师身上，如热汤销冰。业障好比债务，在祖师那里，要还就还，要不还就不还，还也不作还想，不还也不作不还想。马祖是大祖师，别人看他生病了，他自己并不作病想，没什么痛苦，没什么不安。

院主问：“和尚近日尊候如何？”

院主，就是寺院里的当家师。和尚，是梵文的音译，中文意思是亲教师，就是最亲最尊的老师。当家师来慰问马祖：您近来身体怎么样啊？

大师云：“日面佛，月面佛。”

日面指白天，月面指晚上。白天晚上都是佛，就是说白天晚上都一样。没病是这样，有病是这样，有病没病都一样。

佛者，觉也。须觉破一切事物，皆如梦幻泡影，了不可得。觉有照意，要时时用心观照，不可疏忽。我们平时说话、走路、工作，都是佛性的作用。须用功绵密，观照保护它。不能逐境生心，有所住着。须健康不作健康想，生病不作生病想，穿衣不作穿衣想，吃饭不作吃饭想，如此绵密用功，心里放教空空净净、坦坦荡荡地，还怕不能成道吗？修净土的人一天要念数万佛号，心系阿弥陀佛，无暇生起妄想；参禅的人贵在疑情，疑情一起，妄想自然不生；我们修心中心法的座上咒语不停，座下绵密观照，左右照顾着这个心，不令外驰，故皆有所证入。禅、密、净都是佛说的法，归元无二路，方便有多门，证到都是一样的。不能说这个法好，那个法不好。门户之见，分河饮水，害人害己呀！应该“日面佛，月面佛”才对。

这个公案就这么简单。下面是圆悟勤禅师对这个公案的评论：

祖师若不以本分事相见，如何得此道光辉？

祖师，就是马大师。本分事，就是时时不离自性。以本色、自在、随顺、自然的真心相见，也就是时时刻刻以“明心见性”提示学人。假如时时刻刻以“相”提示学人，时时刻刻着神通，引人入邪道，那怎么能得“此道光辉”呢？怎么能“日面佛，月面佛”而不被病魔压倒呢？我们修道，也应当如此，时时刻刻以本分事相见，不要着境、着相、着神通。要从两头考察自己，看功夫是否有所增进：一头是烦

恼时，一头是喜欢时。烦恼来了，心里很痛苦，念佛的人能不忘佛号吗？参禅的人能提起话头吗？我们修心密的人还能如法打坐、绵密观照吗？高兴事来了，升官发财、被人称赞、受人尊重，喜欢得不得了，一下子想不起佛号了，提不起话头了，忘掉打坐、观照了，为境所转，何能成道？修行应该八风不动才对。八风当中，四个是顺境，四个是逆境，逆境粗，顺境细，粗的还容易觉察，细的就不易应付了。诸位应从这两头考察自己，“日面佛，月面佛”，高兴是佛，烦恼也是佛。有没有功夫就从这里看。

此个公案，若知落处便独步丹霄。若不知落处，往往枯木岩前差路去在。

“知落处”就是知道马祖说“日面佛，月面佛”的含义。丹霄就是明朗、绚丽的天空，比喻心地光明。独步丹霄，就像在彩虹一样绚丽的天上独步空行，没有妄想执著；心量犹如虚空，顺也不可得，逆也不可得，健康也不可得，生病也不可得，舒服也不可得，痛苦也不可得，如此潇洒自如，即所谓“断除烦恼，得大自在”也，欲不“独步丹霄”可得乎！若不知落处，假如不能领会“日面佛，月面佛”的含义，往往就坐成“枯木禅”了，那是一条岔路，修死定，若不知回头，最后会变成土木金石的。

若是本分人到这里，须是有“驱耕夫之牛，夺饥人之食”的手脚，方见马大师为人处。

耕夫就是种地的农民。过去农民用牛耕地，若把他的牛驱赶走，

他就没法耕地了。饥人，肚子饿，他正要吃饭，若把他的食物夺走，他就吃不成了。手脚就是手段，这是什么样的手段呢？这就是禅宗的“恶辣钳锤”，所谓“杀人刀、活人剑”里的杀人刀。用这种手段，叫你死透了再活。就是把你所有的妄念、所有的凡情统统去掉，去得一丝不剩，要死透，不死透复苏不了。若未死透便轻许复苏，即轻率地印证学人证道，结果必是“半青半黄”，这叫“药水汞”，不是真金，遇火即飞，遇境即倒，何能敌得生死！我们修心中心法，到根尘脱落的时候，身、心爆裂，如天塌地崩！不要怕，这是修法的力量。一怕就退回来，死不透，身、心、世界化不空，就不能见性了。谚云：“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？”我们经过这一番刻苦用功，大死大活后，到圆寂的时候，就安然自在了。如果现在不肯做功夫，到死时就会痛苦难过。而且作不得主，便又六道轮回去了。奉劝各位，好好用功，手痛腿痛忍耐一下，功不唐捐，将来就会大自在、大安乐、大逍遥。

如今多有人道：“马大师接院主”，且喜没交涉。

接，是接引的意思。如今有许多人这样说：马大师讲“日面佛月面佛”是接引院主成道的，这都是胡揣摩，无端生出许多道理来，全都是妄想。禅之所以为禅，是本色自在，随顺自然，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的。有个法在，有个接引，或有个佛成，都不相干。这样的“聪明”人还是少知道点道理好，道理越多越误事。昨天，瑞安的几位居士找我谈禅，我问他们参什么话头，他们一个也没参话头，都在研究禅宗义理。研究文字义理有什么用？都是打妄想。还是提起个话头来

参究，隔断妄想，倒容易成就。修净土也一样，要不打妄想，专心念佛。有个“聪明”人破念佛，他说：比如儿子一直喊“妈妈、妈妈”，母亲心里不烦吗？你整天念“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”，阿弥陀佛不也烦死了吗？说这话的人好像很聪明，很懂道理，其实这不是真聪明，全是妄想。（一）他不知道，佛与凡夫不同，佛是无心相应，哪有烦恼？（二）他不知道念佛的落处，念佛不是喊阿弥陀佛，而是仗佛号洗心革面，密密转移妄念，令心空净，心即是土，土即是心，随其心净，即佛土净。日久功深，必得生极乐净土，亲见阿弥陀佛。“聪明”人讲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有什么用？还不如老公公、老婆婆一心念佛的好。

所以圆悟勤禅师说“且喜没交涉”。没交涉，就是扯不上关系、毫不相干。

如今众中多错会，瞪眼云：“在这里！左眼是日面，右眼是月面”，有什么交涉？驴年未梦见在！只管蹉过古人事。

众，指学禅的大众。错会，就是错误理解。他们瞪着眼睛说：禅就在这里啊，“日面佛”是左眼，“月面佛”是右眼。这全是错误理解，胡说八道！看来不但是现在，从古就有这样的人，不去真参实究，参禅不起疑情，不用功，尽打妄想、说道理。所以圆悟勤禅师说：“有什么交涉？驴年未梦见在！只管蹉过古人事。”蹉过古人事，是指落入意识分别，错过了藉古人因缘而自己悟道的机会。说到这里，不免有人要问：“禅不是在日常动用中吗？一切作用，皆是佛性的妙用呀！怎么说不是呢？”是的，一切日用，都是佛性的作用。但是不能认作

他、住着他，一有所住便成窠臼，就不是了。

只如马大师如此道，意在什么处？

这样理解也不对，那样理解也不对，那么马大师说“日面佛，月面佛”，到底意在何处呢？到底意在什么处，诸仁还会么？问着圆悟也张口不得！

有的云：“点平胃散一盞来”，有什么把鼻？到这里，作么生得平稳去？

平胃散，是过去一种平常的药，治胃病的。有的人只图口头油滑，不老实参禅，搜集一些禅语，学着打机锋，见马祖说“日面佛，月面佛”，就来上一句：拿一碗平胃散来给大师喝。这种不契实意、乱打机锋的毛病最坏。所以圆悟勤禅师说：有什么把鼻？比方一把瓷壶，旁边安个把手，古时叫“把鼻”。没有把手就没捞没摸，比喻没有摸索着真意，没有着落。这种人只是口头油滑，其实心里乱得很，一点也不安稳。所以圆悟勤禅师说：“作么生得平稳去？”

所以道：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；学者劳形，如猿捉影。

识得本来，只到法身边。亟须绵密保任、时时观照、念起不随、无所得、无所求、二六时中历历孤明，方入法身正住。更须向上，孤明也不可得，亲证报、化，才能圆成佛果。“向上一路”，就是指法身向上之事，此事千圣不传。为什么不传？因为没办法传。这不是一件东西，我把它交给你就算传给你了。法身向上之事，只能自证自悟、通身放下、桶底打穿，别人用不上劲。修净土也是这样，并不是佛把

你拉到净土去。你的心好比一潭水，水面平静（比喻没有妄想执著），天上的月亮（比喻佛）就会清晰地映在水里。你心里有佛，定会与佛感应道交，这就叫蒙佛接引。

“学者劳形”，学者指修行人，形指身体，劳形就是使身体很疲劳。就像马祖年轻的时候，只管打坐，那就是学者劳形。“如猿捉影”——就像猴子捞月亮一样。大家一定知道猴子捞月亮的故事。“高高山顶上，孤月照寒潭”，水中的月亮，亮晶晶的，很好看。一群猴子挂在树上一只连接着一只吊下去，要把水中的月亮捞出来，那能捞得到吗？“水中且无月，月是在青天”，其实根本用不着捞，月亮本来就好好地天上挂着，猴子本来就美美地沐浴在月光中。这很像骑着马找马。砖头不能磨成镜子，水中的月亮也捞不出来，所以怀让禅师提示马祖：磨砖既不成镜，坐禅怎么能成佛呢？

有些人要升官、要发财，不惜杀人害命办坏事。金钱、地位、名誉、面子，都是水中的月影啊，都了不可得，一口气不来，半点也带不去。为此而不择手段，岂不是“如猿捉影”么？到头来“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”，还要随业受惨厉的恶报。

只这“日面佛，月面佛”极是难见。雪窦到此，亦是难颂。却为他见得透，用尽平生功夫指注他。诸人要见雪窦么？看取下文：

雪窦重显禅师是云门宗第四代祖师。雪峰禅师的弟子云门文偃创立云门宗，偃传香林澄远，远传智门光祚，祚传雪窦重显。雪窦禅师拈出一百则公案，为启发学人透脱，在每则公案后面都写了一个颂，

这就是《颂古百则》。后来，临济宗的圆悟勤禅师为了进一步启发学人，逐条讲解《颂古百则》，由学人记录，结集成书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《碧岩录》。圆悟禅师说：这则“日面佛，月面佛”公案很是难透（极是难见），雪窦禅师到这里，也难以写颂。但他见得透、悟得彻，用尽平生功夫，直下指出，为公案作了注解。各位要见识雪窦禅师的境界么？请看下文。

下面就是雪窦禅师为这则公案写的颂：

日面佛，月面佛，五帝三皇是何物？

五帝三皇已成为历史陈迹，过眼云烟，了不可得。而佛性却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，亘万古而长存，历沧桑而不变。昔嵩岳元圭禅师打坐时，见一帝王，形貌非常奇伟，率随从威风凛凛而来。禅师问他来干什么，他说：你难道连我也不认识吗？禅师说：我观佛与众生都是平等的，对您能另眼看待吗？那帝王说：我是岳神，掌握着人类生死的大权，能让人活，也能令人死，你怎么能用平常的眼光看我呢？禅师说：我本来就不曾生，你能令一个无生的人死吗？在我看来，身体和虚空不二，我和你不二，你能让虚空和你损坏吗？就算你能损坏虚空和你，我却是不生不灭的，你尚且没有证到这个“我”，又怎么能让我生让我死呢？禅师讲的这个“我”，便是法身，便是明心见性的性，这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。那岳神却是根性大利，竟能言下知归，他原不知道有法身不生不灭之事，经禅师开示，却顿然明白了。他向禅师顶礼，恭敬地说：我比别的神正直，也比别的神有智慧，谁知您的智慧更为广大。请您传授给我正戒，使我也能得度。

所以雪窦禅师为“日面佛，月面佛”写颂，便直下指注：“五帝三皇是何物”。宋朝的神宗皇帝认为这一句不好，说这个颂“讽国”，为此不允许把《颂古百则》收进大藏经。可见皇帝的私心颇大。唐朝的宣宗是一代英明君主，信仰佛教，拥护三宝，修复旧寺，广兴佛法。他未做皇帝之前，遭武宗猜忌，便诈死潜逃，到香严禅师门下剃发为沙弥。香严禅师为庐山瀑布题诗：“穿云透石不辞劳，地远方知出处高”，沙弥随口续上两句：“溪涧岂能留得住，终归大海作波涛”，他是一心要做皇帝的哟。后来沙弥到盐官齐安禅师那里参禅，当时黄檗希运禅师在那里作首座。沙弥见黄檗禅师拜佛，便说：“不着佛求、不着法求、不着僧求，长老礼拜，当何所求？”禅师说：“不着佛求、不着法求、不着僧求，常礼如是事。”禅师洒脱，不作拜佛想，却是常拜。沙弥说：“用礼何为？”此语已落断灭空，这也是着相，着了非法相。禅师打了他一掌，他说：“太粗生！”他没在这一掌下开悟，反说禅师太粗暴了。禅师说：“这里是什么所在？说粗说细！”随后又打两掌。后来沙弥作了皇帝，还没忘这个茬。黄檗禅师圆寂后，宣宗竟谥他“粗行禅师”。宰相裴休是黄檗禅师的入室弟子，知道这三掌的故事，便向皇帝上奏：“三掌为陛下断三际也。”宣宗毕竟是信佛的皇帝，就改谥“断际禅师”。

唐宣宗是有名的信佛皇帝，尚这样自私，况宋神宗乎？宋神宗只认为“此颂讽国”，却不知道“五帝三皇是何物”这句话早就有了，雪窦禅师是借来引用。过去禅月禅师写过一首诗——《题公子行》：“锦衣鲜华手擎鹖，闲行气貌多轻忽，稼穡艰难总不知，五帝三皇是

何物？”鹞是一种比鹰还凶的猛禽，用鹞毛做的扇子异常名贵。看这公子哥，穿着鲜丽的衣服，手里摇着鹞毛扇子，没事闲逛，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。不但不务正业，而且不学无术。不但不知道农民种地的辛劳，而且一点也不懂历史，不知道“五帝三皇”是怎么回事——五帝三皇是何物？

雪窦禅师引用了这句诗，将这句诗赋以新意，直下为“日面佛，月面佛”作了注解。一句“五帝三皇是何物”就把此公案注解完了。那么雪窦禅师意在何处？诸位要见雪窦意么？须要向后退身、截断我执、泯除意识分别才行。昔远录公问兴阳剖侍者：“娑竭出海乾坤震，觐面相呈事若何？”娑竭，是海龙王的名字。觐面相呈，比喻自性朗然现前，又比喻两个见性的面对面问答。自性朗然现前之时，就像龙王出海一样，乾坤为之震动。现在我们俩觐面相呈，要说句亲证自性的话，又怎么说呢？剖云：“金翅鸟王当宇宙，个中谁是出头人！”金翅鸟以龙为食，金翅鸟王是鸟中之王，它拿龙王当点心吃。当宇宙，就是正在宇宙中翻飞。你用“龙王出海”作喻，我就用“金翅鸟王当宇宙”相比。此时谁敢出头！此时还有“觐面相呈”吗？还有个东西可以拿出来印证吗？前则公案讲过“髑髅识尽喜何立？枯木龙吟销未干”，还在欢喜，那就是意识分别尚未除尽。枯木里还有龙吟之声，还没有销干净啊。至此远录公仍不惺惺，又说：“忽遇出头，又作么生？”他还在抱着见性的境界不放，落在光影里还不自知。剖云：“似鹞捉鸪君不信，髑髅前验始知真。”鸪是斑鸪，是一种体形不大的鸟。真的见性必定能扫荡一切意识分别，就像凶猛的鹞抓斑鸪一样容易。

我已经给你作了“金翅鸟吃龙”、“宇宙装海”的比喻，你还不信那？还要强出头啊？你若还抱着“见性”的概念（这正是意识分别）不放，到生死关头现前的时候，就考验出您的真假了！远云：“恁么则屈节当胸、退身三步。”远录公到这里却退缩了，可见他当面错过，并未一把擒来。到这里须是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”始得，酬他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”也须是“打死了喂狗”方可，这才叫“一把擒来”，才算得上“真报佛恩”。若证不到这里，就不可能领会得“日面佛，月面佛”的真意。剖云：“须弥座下乌龟子，莫待重遭点额回！”须弥山很大，山腰是四王天，山顶是忉利天。拿须弥山当座位，比喻法身广大无边。须弥山下有个乌龟，时时伸出头来，一点它的头，立即就缩回去了。诸位，兴阳（地名）剖侍者的这句话，是比喻什么，我想大家该明白了。所以“五帝三皇是何物？”这一句话就把“日面佛，月面佛”颂尽了。下面是雪窦禅师讲自己刻苦修行的心路历程：

二十年来曾苦辛，为君几下苍龙窟。

这里所说的“君”，就是指明心见性的“性”，法、报、化三身的“法身”，彻悟本来的“本来”。刚才讲过嵩岳元圭禅师的襟怀，以启大家对“了生脱死”的正解。若非彻悟本来，襟怀何能如是博大？何能如是潇洒自在？为了彻悟本来，雪窦重显禅师历尽艰辛，苦修了二十年。几度丧身失命，都是为了它呀！都是为了这个“君”。骊龙颌下有珠，异常珍贵。雪窦禅师用骊龙之珠比喻这个“君”。下苍龙窟里摘取骊龙之珠，比去老虎嘴上拔毛更为艰辛，需要何等的坚强意志、需要何等的毅力才行啊！我们呢，才做了一年功夫，就叫苦连天：

哎呀！怎么还没有消息呀？是这个法不灵吧！换个法修修。要是这样，到弥勒佛下生，也无了期。当年二祖见初祖，白雪齐腰。达摩祖师在洞里坐着不动，二祖也不敢讲话，就站在洞外等，雪下得很大，都埋到了腰部。这是何等的毅力？“宝剑锋自磨砺出，梅花香从苦寒来”，能历此等艰辛，能有此等毅力，你的好消息就来了，结果就圆成了。

修任何法门，都要能耐艰辛、发长远心才行。修净土就要长远地不离佛号，参禅就要长远地不离话头。禅宗的公案很多，取一则透不过的公案长远地挂在心头，如鸡抱卵，不得暂离。当年三峰禅师已识得本来，看到“德山托钵”公案仍透不过去。“德山托钵”公案是这样的：德山禅师座下有两个出众的弟子，师兄是岩头全豁，师弟是雪峰义存。当时雪峰禅师在众中做饭头，给大众做饭。有一天饭熟得晚了点，德山托着饭钵来吃饭，雪峰看见师父来了，便说：“钟未鸣、鼓未响，托钵向什么处去？”德山没说话就低头回方丈去了。一会儿岩头来了，雪峰把刚才的事告诉岩头，岩头说：“大、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在！”大德山是指德山禅师，小德山是指雪峰禅师。他这话是说师父和师弟都没有透彻“末后句”。德山知道了，把岩头喊来，问：“汝不肯老僧那？”你不承认我吗？岩头“密启其意”——秘密地、悄悄地告诉德山。德山禅师第二天上堂说法，就与往常不同了。岩头听了，拍手大笑：“且喜堂头老汉会末后句。他后天下不奈伊何。虽然，也只得三年活。”此后，德山果然只活了三年就圆寂了。

三峰禅师透不过这个公案：难道是师父不行吗？一定要徒弟告诉他吗？“密启其意”启的是什么意思？他说三年，德山就活三年，难道

他给德山授记吗？这么许多问题都透不过去。透不过就参哪！参得“头面俱肿”——头、脸都肿起来了。就这样久久坚持，疑情不断，艰苦受尽，触机遇缘，好消息就要来了。有一天，三峰禅师到后院去，听到劈竹子的声音，“啪！！”一下子就打开了。我们修行，不能一下子修黄教，一下子修红教，一下子又改念佛、或是参禅。见异思迁，就一事无成了。修任何法门都应该持之以恒。要像雪窦禅师那样，二十年如一日，不怕艰难困苦，“二十年来曾苦辛，为君几下苍龙窟”。

屈！堪述。

屈，就是冤屈。冤枉啊！为什么冤枉？啊！原来我们本来是佛啊。我们原先不知道，为此事历尽艰辛，修啊！修啊！噢！原来如此！此事与苦修竟然毫不相干，原来竟是白费劲！诸位，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，佛性时时都在你面前放光，是你自己不肯承当啊。不肯承当，就是有妄想，有执著。释迦牟尼佛夜睹明星成道时就说：“奇哉！一切众生俱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著，不能证得。”我们只要放下妄想执著，当下就是佛，何用“二十年来曾苦辛，为君几下苍龙窟”？这不冤枉吗？所以叫屈！

堪述，就是也值得说说。这辛苦没有白受，值得一提。为什么呢？明白了宇宙、生命的本源，超脱了一切束缚，不再为生死所拘，自在逍遥，无往不利了。我们修道见性，有三种不同情况：

（一）参禅念佛几十年。

（二）修中心法三年。

（三）直指你当下见性。

三种荐得的本性都一样，但力用却不同。第一种力量最大，第三种力量最小。第三种得来容易，未曾费力，不知道珍重保护，常常轻忽，守不住而流浪。更或以为平常，未发神通，而怀疑。他不知道这平常心——“一念不生、了了分明的灵知”就是佛，总在神通上追究。殊不知，神通是枝末，悟道是根本。根本既得，只绵密扫荡习气，神通不求而自得。所以当面错过：这种人，就像前面说的纨绔子弟，浪荡公子，祖上留下的基业，得来容易，不知护守，轻易地给糟蹋了。又像《法华经》里所说的呆公子，不知自身的尊贵，而流落街头乞讨，岂不冤屈！第一种，参禅念佛，得来不易，历尽艰辛，几经生死，经过几十年的持续磨炼，才得见性，所以力量大，遇事不惑，透得过一切顺逆境，不为生死所染。

明眼衲僧莫轻忽。

明眼衲僧，是指彻悟本来的人。彻悟本来，就能洞察一切，不为所拘，这叫“顶门具眼”。彻悟本来，就会善观机缘，以非常的手段启发学人，这叫“肘后有符”。就算你是顶门具眼、肘后有符的明眼衲僧，到了“日面佛，月面佛，五帝三皇是何物”这里，也不可轻轻放过（轻忽就是轻轻放过），大须仔细！“明眼衲僧莫轻忽”是雪窦颂的最后一句，他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若不仔细，岂不成了“远录公第二”，所谓“颠预佛性、笼统真如”，怎能敌得生死？！当远录公说完见性的境界，“觐面相呈”时，剖侍者讲的“金翅鸟王当宇宙，个中谁是出头人”，旨在启发远录公不能着在“乾坤震，觐面相呈”的

光影里。远录公说“忽遇出头，又作么生？”竟是抱着光影不放。“似鹞捉鸠君不信，髑髅前验始知真。”指出生死事大，又加一重钳锤。

“恁么则屈节当胸、退身三步。”远录公不得不放下光影（应在前句放下，至此已迟八刻），却又落在概念里。这真是：落进落退，难脱滞碍，放下光影，捡起布袋，有心可心，仍是捏怪，生死门头，岂能自在！正当“日面佛，月面佛”、“五帝三皇是何物”之时，确是“轻忽”不得的。所以说：“须是仔细始得”。珍重！

第四则 德山挟复问答

我们已经讲过三则公案了。可以看出，悟道的大祖师胸怀坦荡，赤裸裸，净洒洒，更无一丝一毫的挂碍。好比云散长空，青天澈露，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。正当此时，古往今来、上下十方，任君纵横，时时处处平等无碍，岂有好与坏、是与非、有与无、对与错之隔？倘稍涉趣向，略有取舍，便成滞碍。所以说“青天白日，不可更指东划西”，此谓之“把定”。

禅者会面，语默相对，覩面相呈，作家相见，当此时节，逢此因缘，岂能乱打机锋，胡说八道！必是函（盒子）盖（盒盖子）相投，应机酬唱。或擎拳竖拂，或嬉笑呵骂，或语或默，或动或静，自有其落处。如箭锋相拄，恰到好处。所以说“时节因缘，亦须应病与药”，此谓之“放行”。

所谓“官不容针”者，乃“把定”也，岂容你指东划西，自讨没趣；所谓“私通车马”，大须“放行”，不然失却一只眼也。那么，放行怎么放？把定怎么把？何处应放行？何时须把定？放行好，还是把定好？请看《碧岩录》第四则“德山挟复问答”：

德山到汾山，挟复子于法堂上，从东过西，从西过东，顾视云：“无！无！”便出。（雪窦著语云：勘破了也。）

“德山棒，临济喝”誉满禅林，德山、临济两大禅德，是禅宗里

棒喝交驰的两位大祖师。德山宣鉴禅师，俗姓周，二十岁出家，精究律藏，于性相诸经，贯通旨趣。他原在四川讲《金刚经》，时称“周金刚”，著书注解《金刚经》，书名《青龙疏钞》。他听说南方禅宗倡导“见性成佛”，顿悟本来，当下是佛。他以为是“魔说”。依教下的理论，须要千劫学佛的威仪，万劫学佛的细行，然后成佛。他南方魔子，竟敢说即心是佛！于是他便发奋，担着《青龙疏钞》，直往南方，去破这些魔子。走到澧洲这个地方，见一位老婆婆在路边卖油糍。油糍是当时的一种食品，类似于现在糯米做的汤团。他走得肚子饿了，便放下担子，要买油糍作点心吃。老婆婆问他挑的是什么，他说是《青龙疏钞》，解释《金刚经》的。老婆婆说：“我有一个问题，你若答得出来，我就布施油糍给你作点心；若答不出来，就请你到别处去买。”德山说：“可以，你问吧。”老婆婆说：“《金刚经》云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上座您要点哪个心呢？”德山善于讲《金刚经》，原以为自己通达经中奥义，没有什么问题能难得住他，谁知到这里却被一个老婆婆问倒了。他干瞪眼答不出话来，老婆婆就指示他去参问附近的龙潭崇信禅师。

德山到了龙潭禅师那里，一进门就说：“早就向往龙潭，谁知到了龙潭，潭也不见，龙也不现。”龙潭和尚从屏风后走出来，说：“你已经亲自到了龙潭了。”诸位，“潭也不见，龙也不现”怎么会是“亲到龙潭”呢？这就是接引他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”假如见潭、见龙，那就着相了。不见潭、不见龙，正好离相而见本性。再者，我们的佛性本来就是离相的啊，“离一切诸相，即

名诸佛”。龙潭禅师是一语双关！但周金刚当时心粗，没有当下契入，只是依礼貌顶礼而退。到了晚上，德山入室参问，他善讲《金刚经》，讲了很多《金刚经》的义理，龙潭禅师只是唯唯噢噢应付。天已经很晚了，龙潭和尚说：“夜已深，你下去休息吧。”德山就道个珍重，揭帘而出。他一看外面很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便又退回，说：“外面黑。”龙潭禅师就卷了个纸卷当蜡烛，点着了递给德山。德山刚接到手里，龙潭禅师却“扑”地一下把火吹灭了。德山豁然大悟，立即向龙潭禅师礼拜。“吹烛”怎么就能悟道？这里面有什么道理？若诸位在这里透不过，回去好好参一参。龙潭和尚说：“你见了个什么，便礼拜？”德山回答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再不怀疑天下老和尚说的话！”

第二天，龙潭禅师上堂云：“可中有个汉，牙如剑树，口似血盆，一棒打不回头（自老婆婆始，早已两棒三棒了也！）。他时异日，向孤峰顶上，立吾道去在。”德山把《青龙疏钞》堆在法堂前，举着火炬说：“穷诸玄辩，若一毫置于太虚；竭世枢机，似一滴投于巨壑。”从这种词语里，可以看出德山禅师的文采，那《青龙疏钞》一定写得“天花乱坠，地涌金莲”。太虚、巨壑（大海）比喻佛性，玄辩就是玄妙的思辨，枢机比喻聪明智慧。穷尽了玄妙的思辨，也只像一根毫毛放在太空里；竭尽了世间的聪明才智，只好比一滴水投入大海。佛性就是如此广大无边。德山禅师竟把他沥尽心血写成的《青龙疏钞》付之一炬。“吹烛悟道”之后，德山禅师听说泐山的道风很高，座下有一千五百人，便要“作家相见”，来参泐山。

泐山灵佑禅师，是泐仰宗的创始人，乃百丈禅师的法子，马祖禅

师的法孙。百丈禅师座下有一司马头陀，善观地理，他告诉百丈禅师，湖南境内有一山，名曰大沕，风水很好，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所居之处。当时，灵佑禅师在百丈那里作典座，百丈禅师就遣典座去住大沕山。沕山山势险峻，渺无人迹，灵佑禅师与猿猱为伍，采橡栗充饥，一住就是六七年，却无人上山。灵佑禅师想：我住这里，本是为了利益学人，今无人往来，何必在这儿作自了汉？便离开草庵，准备下山到别处去。走到山口，看见许多狼虫虎豹拦住去路，灵佑禅师说：“你们不用拦我。我若与此山有缘，你们就各自散去；我若无缘，你们不用动，我向前走，任你们吃。”话刚说完，狼虫虎豹就四散而去，沕山禅师便又回庵。又过了不到一年，懒安上座领了十多位僧人，从百丈禅师那里来，辅助沕山禅师。此后山下居民逐渐知道了，就帮着修建寺院。学人也渐渐多了起来，不但地方官支持，就连宰相裴休也曾上山问法，很快就成了一千五百众的大道场。

德山到了沕山，挟复子于法堂上。复子是僧人行脚用的包裹，挟复子就是拿着包裹。他连包裹也不解开，背着包裹就上法堂了。从东过西，从西过东。他来回走动，要做什么？禅者风范，一举一动都在说法，不一定非要说话才是说法。顾视云：“无！无！”顾视就是这边看看，那边看看。没有！没有！你们法堂上什么都没有，就连我走来走去都没有，他这是表示彻底悟道了。说完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出法堂而去。雪窦禅师在这里着语“勘破了也”，勘破就是看透了你的行藏。诸位，是德山看透沕山，是沕山看透德山，还是雪窦看透了他们俩？你们说说看，你们能不能也看透雪窦？凡是下语，都有尾巴，雪

窦在这里已是草丛里露身了也！真见道人，一法不立、一丝不挂、赤裸裸、净洒洒，方与自性相应。你若是有个“看透”在，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。汾山禅师是大手笔宗师，坐着不动，也不管他，看他有什么伎俩！这就是“官不容针”之处，在这里有一点点伎俩，就是“半青半黄”，有一点东西也不彻。法战的第一个回合，德山吃了个败仗。

德山至门首，却云：“也不得草草。”便具威仪，再入相见。汾山坐次，德山提起坐具云：“和尚。”汾山拟取拂子，德山便喝，拂袖而出。（雪窦著语云：勘破了也。）德山背却法堂，着草鞋便行。

德山走到门口，却说：“也不得草草。”不能这样马马虎虎，吃了败仗就走啊，他还要回去翻翻本。具威仪就是具有行为规范，要有礼貌啊。汾山是一山的祖师，客人来了，要向祖师磕头礼拜的。坐具，是僧人专用的、有一定规格的方布。打坐时铺着，礼拜时作拜垫。汾山在法堂上坐着，德山按规矩礼拜完了，提起坐具，说：“和尚。”德山要用语言挑动汾山，使汾山有所举动，他要引人下水。汾山就要去拿拂子，拂子就是拂尘，要拿拂尘打他。你来翻本，用语言挑逗，要引人下水，就该吃打。德山便喝，德山好快啊！你想拿拂尘打我，我先喝你，不等你打，拂袖而出。喝也有喝的道理：你还有这个在呀！还要拿拂子啊！这就是主人和客人的转换。作家相见，应机转换，不然就死在边上了。雪窦禅师在这里又着语“勘破了也”，诸位，这又是谁勘破谁呢？德山背对着法堂，穿上草鞋就走了。法战的第二个回合，德山讨到了便宜。汾山落败了么？汾山是大作家，他自有出身之路。

沕山至晚问首座：“适来新到在什么处？”首座云：“当时背却法堂，着草鞋出去也。”沕山云：“此子已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呵佛骂祖去在。”（雪窦著语云：雪上加霜！）

沕山并不忙，缓缓地到了晚上才问首座：“刚才新来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啊？”首座说：“当时就背对着法堂，穿上草鞋走了。”沕山说：“这个人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呵佛骂祖去在。”沕山话里有刺：你见我取拂尘，急忙就喝；讨了便宜，匆匆就走啊，狐狸尾巴早露出来了。这就像“灵龟曳尾”，扫去了足迹，又留下扫迹。沕山禅师是大作家，不慌不忙地到了晚上，抓住这狐狸尾巴轻轻一提，就打完了这场法战的第三个回合，圆了这个公案。以后德山禅师手提大棒，孤峰据坐，呵佛骂祖，打风打雨，也没有跳出沕山禅师这句不疾不徐的话。所以雪窦在此着语：“雪上加霜。”

下面是雪窦禅师为这则公案写的颂：

一勘破，二勘破，雪上加霜曾险堕。

这则公案可分三段：一勘破、二勘破、雪上加霜。

“一勘破”，是指德山无风三尺浪、平地起骨堆，要与沕山“作家相见”，挑起一场法战，交流交流心得。怎奈沕山禅师稳坐钓鱼台，不为他所动，德山不得不败阵而归。当年南泉山下有一庵主，别人告诉他：“近日南泉和尚在山上聚众说法，你怎么不去拜见他啊？”庵主说：“别说是南泉和尚，就是千佛出世，我也不去。”看来他已经很有把握了，能不为一境界所动。南泉禅师听到了这件事，就派他

的弟子赵州禅师去勘一勘真假。赵州见了庵主便礼拜，庵主看也不看。赵州又从东过西、从西过东（颇似德山），庵主还是看也不看。赵州没办法了，把门上的帘子拽下来，说：“草贼大败！”意思是说：你打了败仗，你不敢讲话。庵主还是不理他。赵州彻底没辙，只好狼狈而去（这与德山的第一个回合大败而归，何其相似）。赵州败阵回山，将此事告诉南泉，南泉说：“我从来疑着这汉。”他要亲自去勘一勘（也要翻本）。第二天，南泉禅师带着沙弥，提了一壶茶，拿了三只碗，来到庵里，往地上一放，便说：“昨日的，昨日的。”庵主说：“昨日的，是什么？”（庵主上钩了也。这与德山挑逗汾山取拂尘，又何其相似）南泉拍了拍沙弥的背，说：“赚我来，赚我来。”拂袖便回。

“二勘破”，是指德山不甘落败，还要回去翻本，礼拜了，叫一声“和尚”，挑逗汾山拿拂子打他，仗着年轻，眼明嘴快，脚也利索，喝一声便走，讨得了便宜，胜了第二个回合。得意不可再往，便背向法堂，穿上草鞋，匆匆下山去了。好险哪！要不是眼明、嘴快、脚也快，拂子就打在身上了。这就是雪窦颂里的“曾险堕”。雪窦禅师是三段一气颂来，把“曾险堕”放在句后，既脉络清楚，念起来又朗朗上口。可见雪窦禅师不但见地透彻，而且文才不俗。

“雪上加霜”，是指汾山禅师极其稳健，不慌不忙，贼过后再张弓，也能准准中的。缓缓地到了晚上才问首座，稳稳地对着大众评论德山。要不是他一千五百人的善知识，怎能有如此手段？汾山禅师岂是泛泛，他创立了汾仰宗，是大手笔的开宗祖师。德山禅师能从这里

讨得便宜，已经是很难得了。

飞骑将军入虏庭，再得完全能几个？

飞骑将军，是指汉武帝时代的“飞将军李广”。李广武艺高强，勇猛善战，尤精骑射。有一次，他带着人马巡逻，巡到山麓，遥望有一只猛虎在草丛中蹲着。他急忙张弓搭箭，向老虎射去。他有百步穿杨的绝技，箭不虚发，当然射中。谁知走近草丛，仔细一瞧，并不是虎，而是一块大石头。箭透石中，羽露石外，用手拔箭，竟拔不出来。李广颇觉奇怪，再射这块石头，一点也射不进去了。心力不可思议，就像鸠摩罗什举鼎一样。鸠摩罗什小的时候，跟他母亲去寺里拜佛，看见一个大铁鼎，他过去一举就举起来了。举过后，他觉得奇怪，心想：我小小年纪，怎么能举起这么重的铁鼎呢？再举，就举不动了。心一起分别，力量就不足了。若没有这分别心，神通就发现了，举鼎射石，都不在话下，嗖！一箭就能射进石头里去。

虏庭，是指匈奴的地盘。入虏庭，就是深入到匈奴的占领区。有一次，李广奉命出雁门关抵抗匈奴。匈奴的首领单于，设计层层埋伏，李广寡不敌众，竟被生擒活捉。李广假装伤重而死，他们把李广放在两匹马之间的网兜里。李广偷眼看见旁边有一个匈奴兵骑着一匹好马，就突然腾身跳上那马，将匈奴兵推落马下，并夺了他的弓箭，快马加鞭，向南回奔。匈奴追赶，李广箭不虚发，射退追骑，竟然脱身逃回。能有几个武将有这等死里逃生的本领啊？所以说：“再得完全能几个？”

“飞骑将军入虏庭，再得完全能几个？”是比喻德山禅师，不甘法战落败，再回去相见，仗着手眼灵活，讨得了便宜。就像飞将军李广死里逃生一样。

急走过，不放过，孤峰顶上草里坐。咄！

急走过，是说德山禅师讨了便宜之后，着草鞋便行，急急地下山去了。不放过，是说沩山禅师不放过他，缓缓地到晚上才评论他：“此子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呵佛骂祖去在。”说他以后会“孤峰顶上草里坐”。为什么说“草里坐”呢？这叫“落草为人”，开堂说法、接引大众、弘法利生，就是落草。本来任何事情都没有，你还要“早上堂、晚入室”啊。早上上堂，是对大众普讲，普遍性的开示；晚上入室，因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不同，晚上个别引导。晚入室又叫“请益”，去请师父开示，可使自己进步。接引大众总要讲话，这样讲、那样讲，说来说去都是白说。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，真实意义不在言处，真实的佛性是无话可说、意想不到的。指东划西地说啊、说啊，岂不就是“落草”么！

咄！本来海清河晏、世界清平，你在那里指东划西、说三道四干什么！

雪窦禅师所写的颂就讲到这里，下面是圆悟勤禅师对该颂的评唱：

雪窦颂一百则公案，一则则焚香拈出，所以大行于世。

雪窦禅师为《颂古百则》写颂，把紧要的地方，把公案的隐晦处，

呕心沥血，剖析出来。用自己的心得，引导大众，所以说“一则则焚香拈出”。就像供养佛一样，供养大众。因此大行于世，广为流传。那时《颂古百则》风靡禅林，禅宗学子纷纷学习、研究。但宋神宗却不许入藏，不允许把《颂古百则》收进大藏经。他以为“五帝三皇是何物”（见前则公案“日面佛月面佛”）这句话“讽国”，讽刺国家，不把国家的皇帝放在眼里。他不是修行人，太自私了。但他却挡不住《颂古百则》大行于世。

他更会文章，透得公案，盘雕得熟，方可下笔。何故如此？龙蛇易辨，衲子难瞒。

雪窦重显禅师不但文化水平很高、文章写得很好，而且见地透彻、透得过公案。能够左盘右旋、左绕右弯，用画龙点睛之笔，将不落语言、不犯思维之处，和盘托出。他自己反复推敲，到非常熟练的时候，才下笔写颂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“龙蛇易辨，衲子难瞒”哪。龙，比喻开悟的人；蛇，比喻未悟的人。开悟不开悟倒容易辨别，但要写颂，必用语言文字，而佛性却是不落语言、非关文字的。用“有言”烘托出“无言”，谈何容易！弄得不好，自己也落进去了，怎么能瞒得过开悟了的明眼衲僧呢？就像舞动太阿宝剑一样，不但要舞得圆团灵妙，还要绝不伤锋犯手才行。

雪窦参透这公案，于节角聱讹处，著三句语，撮来颂出。雪上加霜，几乎险堕。

雪窦禅师参透了“德山挟复问答”，在这公案的转折处，著了三

句语。节角聱讹处，就是公案里错综复杂的转折处。三句语，就是两句“勘破了也”，一句“雪上加霜”。撮来颂出，就是三句语连起来，一气成颂：“一勘破，二勘破，雪上加霜曾险堕。”

只如德山似什么？一似李广天性善射，天子封为飞骑将军。深入虏庭，被单于生获。广时伤病。置广两马间，络而盛卧。广遂诈死，睨其傍有一胡儿骑善马，广腾身上马，推堕胡儿，夺其弓矢，鞭马南驰，弯弓射退追骑，以故得脱。这汉有这般手段，死中得活。雪窦引在颂中，用比德山再入相见，依旧被他跳得出去。看他古人，见到、说到、行到、用到，不妨英灵。有杀人不眨眼的手脚，方可立地成佛；有立地成佛的人，自然杀人不眨眼。方有自由自在分。

杀人不眨眼，就是要杀死诸位的妄情，杀死诸位的意识卜度，杀死诸位的取舍之心。把这些杀尽，妄心死透，再活转来，就救了你的法身慧命。当年云门禅师参访睦州禅师，睦州一见他来，就把门关上。云门在外面敲门，睦州问：“作什么？”云门说：“已事未明，乞师指示。”睦州开门一见，便又立即关上。一连三天都是这样。第三天，云门等他刚一开门，就跳了进去。睦州还是不放过云门，一把揪住：“快说！快说！”云门拟议（拟议就是考虑考虑怎么说），睦州一下子把他推出去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，挤伤了云门一只脚。云门痛极了，一时妄念顿空，竟于此时豁然大悟。这杀人不眨眼的手段就如此厉害。现在的人，说他说得重一点，他就不满意了，怎能与道相应呢？若也能像古人那样诚心诚意地用功，今生成道有什么难处？我们若是真肯用功，吃得菜根香、穿得布衣暖就行了，不必欲望太高。若忙忙碌碌，

向外求取，死期到来，什么也带不走，那就叫“弄精魂”，是造生死之业啊。奉劝诸位，自己本来是佛，时时观照，不要着相，心、境都不可得，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，才能逍遥自在——“方有自由自在分”。

如今人有的问着，头上一似衲僧气概，轻轻拶着，便腰作段、股作截，七支八离，浑无些子相续处。所以古人道：“相续也大难。”看他德山、汾山如此，岂是灭灭挈挈的见解？再得完全能几个！

如今的人啊（宋朝时），你问到他，开头还有点衲僧气概，像是个开悟的人。再往下接着问，逼得稍稍一紧（轻轻拶着），就腰一段、股一截，七零八碎，不成人样了。宋朝的时候尚有这样的人，现在如何呢？这叫做“蛤蟆禅，只跳得一跳。”所以古人说：“相续也大难。”能够不被语言卡住，就像水上葫芦，按着便转，并且恰如其分，这就叫“相续”。能够如此，谈何容易！现在举一则古人的公案，看看古人相续：

梁山缘观禅师座下，有个园头，是管菜园子的，种菜供大家吃。他是个开悟的人。有一天，有个僧人去挑逗他，要他露个消息。说他：“你怎么不去问堂头和尚？问一、二则话，结结缘嘛。”园头说：“除非我不去问，我要去问，须教堂头和尚下禅床立地在！”第二天，梁山禅师上堂，园头站出来问：“家贼难防时如何？”就是说，妄念纷飞，不可收拾的时候，怎么对付？梁山说：“识得不为冤。”意思是，你既已知道妄念纷飞，不必睬它，任它自生自灭，不跟它跑。跟它跑是流浪，压制它是“搬石头压草”，都不行。跟它跑、压制它，都是用的冤枉功夫，认识清楚，不跟它跑，就不冤枉了。园头说：“识得

后如何？”认识清楚了，怎么处理这妄念啊？梁山说：“贬向无生国里！”本来无生，有就是没有，不睬它就是了，久久妄念自然不起，这就是贬向无生国里。园头说：“莫是他安身立命处么？”意思是，妄念不起就是安身立命处吗？这样就究竟了吗？梁山说：“死水不藏龙。”意思是，死住于念头不起的境界，是走了错路。死定就像一潭死水那样，不藏龙——没有什么用处。园头说：“如何是活水里龙？”梁山说：“兴波不作浪。”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就是“兴波”。但毫无挂碍，一点也不往心里挂，做了就等于没有做，这就是“不作浪”。园头接着说：“忽然倾湫倒岳时如何？”倾湫倒岳，把山岳都冲倒了，好大的波浪啊！就是说忽然大发脾气，怎么样啊？梁山果然从法座上走下来，一把抓住园头，说：“阇黎！莫教湿着老僧袈裟角。”发脾气只是“菩萨心肠罗刹面”，吓吓对方，教育他人而已，毫无嗔怒之心。看似倾湫倒岳之势，还不曾弄湿袈裟角呢！看他古人一问一答，相续得恰如其分，如箭锋相拄。若非见地透彻，焉能如是？

“急走过”——德山喝，便出去，一似李广被捉后设计，一箭射杀一个番将，得出虏庭相似。雪窦颂到此，大有功夫。德山背却法堂，着草鞋出去，道得便宜。殊不知，这老汉依旧不放他出头在。雪窦道“不放过”——汾山至晚间问首座：“适来新到在什么处？”首座云：“当时背却法堂，着草鞋出去也。”汾山云：“此子他日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呵佛骂祖去在。”几曾是放过来？不妨奇特！到这里，雪窦为什么道“孤峰顶上草里坐”？又下一喝，且道落在什么处？更参三十年！

“咄！”就是雪窦禅师在颂后的一喝，这一喝落在什么处啊？圆悟勤禅师评唱完毕，我也该讲完这则公案了。圆悟勤禅师不是真的让你再去参三十年，参一参“咄！”落在何处。这是一句激励的话，激励你要见当下便见，不要拖泥带水。诸位还见么？（震威一喝）参！

第七十五则 乌臼消得恁么

我们先讲圆悟勤祖师在这则公案前的垂示：

灵锋宝剑，常露现前，亦能杀人，亦能活人。

“灵锋宝剑”，比喻佛性及其妙用。临济禅师说：“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，有时一喝如踞地狮子，有时一喝如探杆影草，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。”这里的灵锋宝剑，就是金刚王宝剑。金刚异常坚固，能损坏所有的物体，而不被一切物体所损坏。金刚王是金刚中之王，更是坚固无比。可想而知，这样的宝剑是何等地锋利，故称“灵锋”。比喻悟道的大祖师睿智无边，能仗此慧剑，斩断一切妄想执著。不但斩断了自己的妄想执著，而且有开示学人的善巧方便，也能斩断学人的妄想执著。

“常露现前”。常就是不间断。香林澄远禅师说：“老僧四十年才打成一片。”“打成一片”就是没有间断，四十年才得到这个“常”，可见古人用功多么有恒心。现在的人大多缺乏恒心，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念兹在兹，所以修行者多，成道者少。有的人说：“现在是末法时代，没有人能成道了。”他不知道正法、末法只在人心。你有恒心，不怕艰难困苦，就是正法。你没有恒心，朝三暮四，知难而退，那就是末法了。并不是现在连一个人也不能成道。无佛时代，没有佛法的教化，尚有“独觉”出世。何况现在是有佛时代，还有佛法在啊！你只要有恒心，不怕艰难困苦，或念佛、或参禅、或修密，几十年如一

日，还怕不能成道吗？一定也会“灵锋宝剑，常露现前”的。

灵锋宝剑——我们的佛性，常在当人面门放光，无有隐藏。一切行为举止、譬教掉臂，无不是它的妙用，无不是它的显现。所以说：常露现前！

“亦能杀人，亦能活人。”杀人，就是杀掉自己和学人的妄想执著，杀掉自己和学人对境生心的夙习。杀掉这些，佛性就会朗然现前。佛性原是天然本具，不从外得，但因对境生心、妄执妄取，因妄而造业，因业而受报，从而生生不息，六道轮回，头出头没，无有出期。杀掉妄执妄取的习气，佛性本自现成。此即“杀人刀”也。初除妄执，一念空灵，心平如镜，百骸调适，此时极易着于此境。若死住于此，即是“死水不藏龙”，就不能起无边的妙用了，故而此时就须“活人”。活人，就是激励住于死定的学人活跃起来，去掉颠倒妄执。妄念息处，菩提现前。起一切妙用而无取舍，即是一尊大好活佛。此即“活人剑”也。

这一段话是说，只要我们心空无住、不变随缘、随缘不变，信手拈来皆是妙用。既能除去妄想执著（杀人），又能发起种种妙用利益群生，同时可以为他人做榜样，引人入道（活人）。杀人时绝不会“伤锋犯手”、藕断丝连，活人时绝不会落入“窠窟”、漫扯葛藤。何以如此潇洒自在、纵夺裕如？“灵锋宝剑，常露现前”故也。

在彼在此，同得同失。

善知识与学人觐面相呈，若俱是明眼人，必是彼此一如。尽管机

锋转移，乃至宾主互换，也都是“转辘轳的”，像水上葫芦，按着便转，不会死在句下，这便是“同得”。本公案中的乌臼和尚与定州来僧就是这样，这是临济禅师所讲的“主看主”。若是“宾看主”、“主看宾”、乃至“宾看宾”，就不是这样。宾看主，是明眼学人遇上了瞎眼“善知识”；主看宾，是学人有落处，虽经善知识点拨，还抵死不肯放；宾看宾者，两个俱是瞎汉。慢说宾看宾是“同失”，就连宾看主、主看宾也是“同失”——二者共同失去禅宗的宗旨。何以如此？

“为非器众生说甚深法，是菩萨谬”。他不是能契入甚深佛法的根性，你出于菩萨的悲心，硬是为他说甚深的佛法，直指他见性。他不能契入，你即使浑身落草，又有何用？牛须吃草，也要它自己吃才可以。按牛头吃草，岂不是错误么？所以说：是菩萨谬！下面举一则“主看宾”的公案：

有一僧问百丈禅师：“抱璞投师，请师一鉴。”璞是玉石，剔除石质，便成为价值连城的美玉，他用璞来比喻佛性。这僧有悟处，他是来求印证的。百丈禅师说：“昨夜南山虎咬大虫。”诸位听过“丙丁童子来求火”的公案么？丙丁本来属火，却又来求火，比喻你本来是佛，却又来求佛。但这要契在实处，事事无碍，才叫“脚跟点地”。若契不到实处，只是理解，死在句下，也没有什么用处。我们在这儿不能扯得太远，再去讲“丙丁童子来求火”的公案。你只要知道，老虎就是大虫，“虎咬大虫”与“丙丁童子来求火”是同一种意蕴就行了。这僧来求印证，求者是谁？印证何物？所以百丈禅师用“虎咬大虫”作喻。这僧说：“不谬真詮。为什么不垂方便？”这话前半句还

不错，却拖了后半句一条尾巴，那就面目全非了。既然不谬真詮，还要再垂什么方便？百丈禅师答他：“掩耳盗铃汉！”我用“虎咬大虫”作喻，已经鉴定了你所抱之璞，你若真的已至不疑之地，这不是已经印证过了吗！“不谬真詮”答得也不错，若“再垂方便”，说你明心见性、说你开悟，岂不是头上安头吗？真到不疑之地，明即是心、见即是性，何用再说明心见性；觅“迷”尚不可得，哪里还有“悟”的概念呢？这僧不是没有悟处，而是落入概念，不能透彻，还要祖师再垂方便肯他。他不能自肯，还要祖师“鉴”他这“璞”，要祖师肯，这岂不是自己骗自己么？多么像掩耳盗铃啊！所以百丈禅师答他：“掩耳盗铃汉！”这僧到此仍不惺惺，却说：“不遇中郎鉴，还同野舍薪。”中郎就是医生，能鉴别出药草和柴草的不同。他的意思是，若百丈禅师不“垂方便”肯他，那他这“璞”还是和野外破房子里的柴草相同，没有什么价值。百丈禅师便打。百丈禅师是大手笔的宗师，棒下无生忍，要打掉他的概念，救他让他透彻。这僧挨了棒，大声叫道：“苍天！苍天！”却也颇似棒下已经透彻的样子。百丈禅师说：“得与么多口。”这是说，我打你是因为你多嘴，一句“不谬真詮”已够，还要我“再垂方便”，还要再引我也多嘴从而浑身落草啊！这僧若在此时将他的粘着抖擞干净，便可赤裸裸、净洒洒，潇洒自在去。谁知他还是死抱着见性、印证等观念不放，反而说：“罕遇知音！”拂袖便行。他走后，百丈禅师说：“百丈今日输却一半。”两个人，一人一半。这僧落入概念而不自知，打也没有打醒，输了一半；百丈禅师善巧点拨，不惜行棒，却未奏效，输了另一半。尽管百丈禅师道眼通明，也被这僧带累得输却一半，这岂不是“同失”么！

“在彼在此，同得同失”的另一个意思是：两个明眼人机锋相见，得者同得（拓出无住的真如）、失者同失（打失有住的葛藤）。尽管机锋转移、宾主互换，二者仍是浑然一体、无二无别。他们你来我往、有张有弛，契无言之妙旨于嬉笑怒骂之际，显无相之本体于擎拳竖拂之间，无彼无此、无得无失，活泼泼地烘托出无挂无碍、自在潇洒的灵明之心。这岂是“掩耳盗铃汉”所能梦见么？

若要提持，一任提持；若要平展，一任平展。

提，是高提祖印；持，是把持要津。提持，就是“官不容针”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所谓“一翳在目，空华乱坠”，犹如“蚊子上铁牛”，无你下口处！到这里还要辨什么迷悟、分什么宾主？此时“不落宾主”。

平，是平直；展是舒展。平展就不像提持那样陡峭：无言时不妨有言，以有言契无言也；无相处不碍有相，以有相显无相也。这就是“私通车马”。所谓“平常心是道，直心是道场”。横说竖说，犹如峰回路转；交相辉映，颇似帝网宝珠。故曰“回互”。岂可拘泥于一言一句、一时一处、一人一物耶？此时“不拘回互”。

彻悟本来的人，以本分事相见。如果要“提持”，任凭他们怎样提持，也不会落入“有宗可宗”；如果要“平展”，任凭他们怎样平展，也不会失去宗旨。此即是“若要提持，一任提持；若要平展，一任平展”，因他们“不落宾主、不拘回互”故也。

且道不落宾主、不拘回互时如何？试举看：

那么，不落宾主、不拘回互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？现举出一则公案来看一看。下面就是“乌臼消得恁么”这则公案：

僧从定州和尚会里，来到乌臼。

定州和尚是神秀大师的徒孙。这僧从定州和尚会里来，他是定州和尚的弟子。我们前面讲过马大师的“日面佛、月面佛”公案，马大师是六祖的徒孙。乌臼和尚是马大师的弟子。神秀大师和六祖大师都是五祖弘忍大师的弟子。依禅宗的法脉传承，这定州来僧和乌臼和尚是辈分相当的。诸位都读过《六祖坛经》，当年五祖要传法，令弟子们各作一个偈子，若谁的偈子语意冥符禅宗的宗旨，就付法传衣给他，为第六代祖。神秀的偈子是：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”明悟本来、观照保任，渐修的次第宛然可见。六祖惠能大师针对此偈而作偈曰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”一法不立、当下即是，顿悟的透脱已显端倪。初祖达摩大师渡海西来，所传的就是顿悟的“祖师禅”，不需渐修。所以，尽管神秀当时在五祖会下作首座，能代五祖为众讲法，五祖也不把衣法传给他，而是传给当时尚未剃度、在众中很无地位的惠能。六祖惠能大师得法以后，回至岭南，在猎人队中韬光养晦十五年之久，才出世说法，传顿悟法门，世称南宗，谓之“南顿”。神秀大师法席极盛于一时，世称北宗，谓之“北渐”。后来，北宗迅速衰落，禅宗就几乎全是南宗的传承了。然而，神秀所传的也是禅宗法脉，北宗也出人才，本公案中的定州来僧就是北宗所出的人才。只有顿悟没有渐修也不行啊，顿悟才登初地，还须上上升进，二地、三地……直至十

地满心。何止悟前的念佛、参禅、修密等等修行是渐修，悟后真修不也是渐修吗？所以有人说，神秀大师是双眼明亮，六祖大师是摩醯首罗一只眼。

乌臼问：“定州法道何似这里？”僧云：“不别。”

乌臼和尚问这僧，定州和尚说什么法？和这里是不是一样？这僧回答：“不别。”和这里没有区别。定州和尚也是禅宗传人啊，禅宗的宗旨没有什么差别。乍听起来，这答语很好，其实已经有落处了——还有一个“不别”在！

再举一则类似的公案：雪峰义存禅师，为道辛勤，曾三上投子、九到洞山，得法于德山宣鉴，后在鳌山成道，是一千五百人的大善知识。禅宗“一花开五叶”，共有五宗。他的后代子孙就创立了云门、法眼两宗。雪峰禅师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禅宗大祖师。有一次，他问来僧：“甚处来？”来僧答：“近离浙中。”雪峰禅师接着就问：“船来？陆来？”你是坐船从水路来的呢，还是走道从旱路来的？来僧答：“二途俱不涉。”这两条路与我都没关系。看来这僧却识得机锋，不是个“实头人”。雪峰禅师说：“怎得到这里？”那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来僧说：“有什么隔碍？”还有什么间隔、什么分别吗？这与本公案中定州来僧的“不别”何其相似。雪峰禅师便打，这僧挨了打，跑掉了。十年后这僧又来了，雪峰禅师还是问他：“甚处来？”他答：“湖南。”雪峰禅师接着问：“湖南与这里，相去多少？”他答：“不隔。”这与十年前的问答同一个意蕴。雪峰禅师竖起拂子，问：“还隔这个么？”这一问是什么意思呢？禅宗的宗旨，赤裸裸、净洒洒，

一法不立。因为学人不知不觉地就落入光影、落入概念之中，一有落处就有隔碍、就有分别了。所以说：“挂得一丝，不名解脱”。这是考他是否还有落处。这僧答：“若隔，即不到也。”若有隔碍，我就不会来到这里了。这明明是在强调无隔碍，不知不觉地落到“不隔”里去了。雪峰禅师又打，他又跑掉了。这僧后来也坐了道场，见人就骂雪峰禅师。他的一个同参为此登门专访，问他：“雪峰有何言句？便如是骂他。”这僧便把上述“不隔”的公案举出。同参狠狠地批评了这僧一顿，并点破了“不隔”的落处。这僧以后常常悲痛流泪，常在半夜向着雪峰道场的方向烧香礼拜忏悔。

近代有一位无穷禅师，是镇江金山寺挂牌开悟的和尚，曾在四川成都闭“生死关”。有人举上述“不隔”公案问无穷禅师：这僧过（过就是过错）在什么处？无穷禅师答：“过在不隔！”还有个“不隔”在，就是还有东西没销干净啊！你若肯了他这个不隔，就是“宾看宾”。明眼祖师正是在此时行棒行喝。他若真彻，必有转身处（就像本公案中的定州来僧）；他若不彻，必死于棒下（就像“不隔”公案里的那僧）。这时行棒行喝是极妙的手段，一下子就检验出真假来了。

再讲一则发生在汉阳对岸的古公案，问：“古镜未磨时如何？”意思是，没有开悟以前是什么样的境界？其实，若真的了彻，便没有迷和悟、悟前和悟后等种种隔碍、种种分别。应该是横亘十方、竖穷三际，不别不隔，浑然一体。答：“此去汉阳不远。”这个答语不彻。虽然不远，也还有一江之隔，这“一江”却是“天堑”哪！被人称之为“机锋”的禅宗语录，是活泼泼的佛性现量，丝毫不粘滞于古人

的窠臼，当下就截断学人的思维葛藤，引导学人契入佛性。“不隔”公案里的那僧是粘滞于“不隔”，去问无穷禅师的人是粘滞于公案。无穷禅师答“过在不隔”，若问者伶俐，当下便可透了这个公案。进而，如何使问者顿契自己的佛性呢？有人将无穷禅师答“过在不隔”的公案举问师公大愚阿闍黎，愚公改答：“过在一问！”直下截断问者的思维葛藤。若能在愚公语下透得出，不妨是“英灵的汉”，从此“天堑变通途”；若透不出，即使以后坐得道场，也只能是“魔魅好人家男女”。不别、不隔，要真的无分别、无隔碍才行。还有迷和悟、悟前和悟后等等差别，早已“隔”了也。

白云：“若不别，更转彼中去。”便打。僧云：“棒头有眼，不得草草打人。”

定州来僧答了“不别”，乌臼和尚说：如果没有区别，你就不必到我这里来，那就还回原来的地方去。说完举棒就打。乌臼和尚正是在关键时行棒，若非这僧就很难转身了。这僧却是个明眼人，他自有转身处。他说：“棒头有眼，不得草草打人。”祖师手里的棒不是轻易用的，要长眼睛看清对方啊，不能马马虎虎、举棒就打。言外之意：我是开悟的人，你怎么能轻易地举棒就打呢？不能瞎打人啊。

白云：“今日打着一个也。”又打三下。僧便出去。

乌臼和尚说：我今天正好打着了一个。说完又打了三下。你不是说“不得草草打人”么，我今天打你并非草草，正好打准了。乌臼和尚这是“一向行令”，所谓“千里万里一条铁”。你说打你不能瞎打，

你是个有道的人啊！有道还是有东西在，我今天就是要把你这个有道打掉。“金翅鸟王当宇宙，个中谁是出头人！”这里是触犯不得的。

我们在讲“日面佛，月面佛”公案时提到过这句话，这是兴阳剖侍者对远录公所讲的。那是远录公年轻时的事，后来远录公的成就很高，是位很了不起的一代大宗师。远录公就是浮山法远禅师，深达临济、曹洞两宗的宗旨，嗣法临济宗的叶县归省禅师，在曹洞宗大阳警玄（明安）禅师座下盘桓多年。明安禅师有两个异常透脱的弟子，一个是兴阳清剖（即剖侍者），一个是福严审承。可惜他们两个都是英年早逝，以致明安禅师晚年说：“兴洞上一宗，非远即觉也。”远，就是浮山法远；觉，就是琅琊慧觉。琅琊禅师是汾阳善昭的嗣法弟子，也是临济宗人，也曾在明安禅师座下盘桓，深达曹洞宗的宗旨。明安禅师八十岁那年，感叹无人可继曹洞宗的法席，便将传法的信物托付给法远禅师，请他帮助物色一个合格的曹洞宗继承人。明安禅师圆寂后，又过了好多年，法远禅师发现了一个能够深契曹洞宗旨的合格人才，他就是投子义青。浮山法远禅师是禅宗的硕德，享誉禅林的“九带”，就是浮山所作。我们在这里不能扯得太远，但由于前面讲“日面佛，月面佛”时提到过远录公年轻时的一则公案，所以在这里重提，以便使诸位对他有个全面的了解。就像赵州禅师，人称“古佛”，是禅宗史、乃至佛教史上著名的硕德。然而，在他早年跟南泉禅师学道时，也勘山下的庵主不得。能从“一向行令”的机锋下透出，确实不是易事。

本公案中的定州来僧，在乌臼和尚一向行令的时候，并不像远录

公年轻时那样讲：“忽遇出头，又作么生？”这僧至此便走出去，这正是明眼人的作略，走出去是表示“放过”。你以为我落在开悟、成道等概念里，你要“一向行令”啊，我已知道你是明眼祖师了，我若再纠缠（就像“百丈输却一半”公案里那个僧人那样纠缠），不正是被你言中了么？这时走出去“放过”，正当其时。这个公案到这里也可以圆满结束，可是乌臼和尚却还是不放过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僧好像是在“撑门拄户”，他是不是仍坚持开悟、成道等概念呢，并没有检验出来，还要再检验检验他。若他仍落在概念里，就是没有“落在实处”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若阿罗汉作是念：我得阿罗汉道。即为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”。诸位，执著“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”还会是阿罗汉吗？阿罗汉不起那样的念头，不作是念。不作开悟、成道之念，才是“落在实处”。

白云：“屈棒元来有人吃在。”僧转身云：“争奈杓柄在和尚手里。”

乌臼和尚还要再检验检验他，便说：“原来冤枉棒也有人吃啊！”只有懵懵懂懂的汉才吃屈棒，挨了棒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僧若没有下文，就说明他不是明眼人。他若有下文，也就把他引回来了。这僧善能转身吐气，也不与乌臼和尚争论，只是轻轻地转身说：“争奈杓柄在和尚手里。”因为你是这里的祖师，纵夺、杀活的权柄在你手里，所以任你摆布啊。言外之意：若我们俩换换位置，你也不得不吃屈棒。

白云：“汝若要，山僧回与汝。”僧近前夺臼手中棒，打臼三下。

乌臼和尚是“大作家”，敢向虎口里横身，敢于横身让他咬，便说：“你如果想要杓柄，我就把这根棒回送给你。”你不是说因为杓柄在我手里，你才不得不吃屈棒么。那好，我就把杓柄送给你，看你如何处置。这僧倒也不客气，你送给我，我也善用。便夺过乌臼手中的棒，打了乌臼三下。这叫“宾主互换”，本来乌臼和尚是主、定州来僧是宾，现在来僧是主、乌臼是宾了。若不是乌臼和尚这样的大作家，也不敢轻易地把棒送给客人。若不是定州来僧这样的明眼人，也不敢贸然地夺棒打山主。

白云：“屈棒！屈棒！”僧云：“有人吃在。”

乌臼和尚挨了棒，便说：“屈棒！屈棒！”你这是棒头无眼瞎打人，你行棒行的是屈棒。定州来僧说：“有人吃在。”你说屈棒，就有落处，有落处就该吃棒。打你打得正好，并不冤枉。

白云：“草草打着个汉。”僧便礼拜。

乌臼和尚说：“草草打着个汉。”今天碰上了一个汉子，打中了一个明眼人。这是说乌臼打来僧打中了，还是来僧打乌臼打中了呢？无论谁打中谁，都是乌臼和尚自己赞扬自己。我若无眼，岂能打中你这个明眼人么？你若是个懵懂汉，我纵然道眼通明，也是“双失”。幸好你不是懵懂汉，敢于夺棒打我，你也是打中了一个明眼人。

定州来僧的礼拜却并非“平展”、并非“放过”，这一招最毒，所谓“陷虎之机”者是也。你是个能打中明眼人的大善知识啊，这就有落处了，你露出这么明显的破绽，我正好在这痒处挠一挠：你是善

知识，我向你礼拜了。这时乌臼和尚若“据坐”——稳稳地坐着受礼，那就被这僧顶死了。不要忘了现在杓柄在这僧手里。

白云：“和尚却恁么去也。”僧大笑而出。

乌臼和尚自有转身之处，却称这僧为“和尚”。在丛林里，和尚这个称呼不是随便谁都能承当的，只有主持道场的大祖师才担当得起。你向我礼拜，想借机顶死我啊，我能识破你的机锋。现在杓柄还在你手里，你却向我礼拜，就恁么去了么？

定州来僧大笑而出，这才是“平展”、才是“放过”。你的机锋我知道，我的机锋你也知道，这多么好笑啊！这个道场是你的，正应该你坐，你当之无愧。现在我把杓柄还给你，我还是出去的好。大笑而出——正好圆了这个公案。

白云：“消得恁么！消得恁么！”

《证道歌》云：“四事供养敢辞劳，万两黄金亦消得”。消得，就是消受得了。若消受得了，“了则业障本来空”；若消受不了，“未了应须还宿债”！大祖师可不是轻易能打的，若“消不得”，打大祖师罪过弥天！现举一则“消不得”的公案：

慈照蕴聪禅师，得法于首山省念，是临济宗的硕德。在他住持襄州的石门道场时，襄州太守为泄私愤，把他抓去鞭打、羞辱了一番。放出后，众僧出寺迎接，在路上相遇。首座赶向前，问讯说：“太守无辜屈辱和尚如此……”慈照禅师以手指地，说：“平地起骨堆！”意思是：本来没事，是他故意找茬。谁知随禅师所指之处，平地竟涌

起一堆土。太守听到了平地涌土之事，心惊肉跳，但却不知忏悔，竟派人把那堆土铲平。铲平后不久，土又涌出，与未铲前一样。后来，太守全家都在襄州惨死，这样的报应也不过才是“华报”，死后的“果报”惨不忍言也！

乌臼和尚称赞定州来僧“消得恁么”，不仅仅是称赞这僧，同时也是自赞：我若不是能看清对方，岂敢轻易地就把杓柄与他。纵观坐道场的大善知识，有几个敢像我这样在虎口里横身让他咬！这则公案就到这里。下面是雪窦禅师为这则公案写的颂：

呼即易、遣即难，互换机锋仔细看。

有人善于弄蛇，吹一种叫做“瓢子”的东西，发出特殊的声音，就把蛇呼来了。呼来容易，要把它们遣走，可就难了。必须是行家里手，具有遣蛇的手段，才能把它们遣走。俗话说：“请神容易送神难”。我这次来温州，在船上遇到一个人，他说他爸爸也是个修道的。我问他：“你爸爸修什么道？”他说：“画一道灵符，请什么神，什么神就到。”（原来是个外道）有一次请来一个孙悟空，有人从门口经过，不由自主地进来就翻跟头，一直翻，翻个不停。这样不行啊，把孙悟空送走吧，却又送不走。他爸爸吓坏了，从那以后没敢再请。后来，他爸爸的师父说：请来办完事情就要送走，把孙悟空的师父请来，孙悟空就走了。孙悟空的师父是须菩提，画一道须菩提的灵符，一烧就能送走孙悟空。诸位，这些都是精灵鬼妖，假托孙悟空、须菩提之名，却也是“呼即易、遣即难”啊。佛菩萨的名号，它们也敢假冒。不能相信它们。

“呼即易、遣即难”，是比喻将棒给他容易，想夺回杓柄、把他遣走，可就难了。

“互换机锋仔细看”。互换机锋，就是“宾主互换”的机锋。你看他们俩：一下子乌臼是主、来僧是宾；一下子来僧是主、乌臼是宾。个个都是转辘辘的，如水上葫芦，按着便转。“仔细看”，我们要看仔细哟！我们要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起用的，从这里学习学习，以免以后被问倒。比如，卖油糍的婆子问德山（见第四则“德山挟复问答”）：“金刚经云：过去心不可得、现在心不可得、未来心不可得。上座欲点哪个心？”该怎么答呀？你们说说看。（有人答道：不知。）不知？不知就不能吃点心！老婆婆已经讲了：“尔若答得，布施油糍作点心；若答不得，别处买去。”若答“不知”，还不如直接到别处去买。答语应该“函盖相投”，就像盒子和盒盖子，扣上恰好。若驴唇不对马嘴，就是“函盖不投”。既然三心均不可得，自当一体同观。当婆子问“欲点哪个心”时，可以轻轻地答她：“你知我也知，不能告诉他人知。”此后，婆子不能说她不知。她若说不知，即刻给她一句：“将谓将谓！原来原来！”她也不能说知，般若无知故。婆子要布施，德山是受施者。受施者若伶俐，布施者始终是宾。证到自性之后，机锋对答只是妙用，就看你是否机灵了。有人问你，你想一想再答就不行。如果心里真是空荡荡的、真的没有东西，答语即口就来，用不着思考。当然，起用也有一个学习、锻炼的过程。我们面前的这个“互换机锋”的公案，诸位要“仔细看”了。

劫石固来犹可坏，沧溟深处立须干。

什么叫“劫石”啊？劫，是佛教里的时间单位。一劫是多长时间？可以用这块“劫石”来计算。劫石是一块异常坚固的石头，厚度一由旬（一由旬等于四十里），长和宽都是八万四千由旬，这比我们的地球大多了。每隔五百年，有天人下来，用他们的衣袖在劫石上拂一下，直到把这块坚固的大石拂尽——磨得没有了。天人的衣服很轻柔，重量只有六铢。二十四铢等于一两，四件天衣才有一两重。用这么轻柔的衣袖，五百年才拂一次，将一块比地球大得多的劫石磨光，所需时间之长还能想象得出么？这么长的时间就是一劫，谓之“轻衣拂石劫”。

“劫石固来犹可坏”，劫石虽然坚固，还是可以被轻柔的六铢天衣磨光，还是会坏掉。但乌臼和尚与定州来僧“宾主互换”的机锋，你却无论如何无法摧坏，千古万古也不能穷尽。机就是佛性，锋就是妙用，这是佛性的大机大用，怎么会损坏呢？“沧溟深处立须干”。沧溟，就是茫茫的大海。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，沧沧茫茫，渺渺冥冥，无边无际，辽阔弥远。寻常人到了这里，就要被淹没掉。但是乌臼和尚与定州来僧，如果到这大海里站立，海水也须干涸。这是用劫石和大海作比喻，赞叹两人“宾主互换”的机锋。这一句明显是“褒”，下面一句看来是“贬”，但骨子里更是进一步赞叹：乌臼老和定州僧真是一代精英、杰出的高僧。

乌臼老，乌臼老，几何般？与他杓柄太无端！

乌臼老、乌臼老啊！你这是从何说起呢？你有多大的本领啊？你怎么敢把杓柄给予他人呢！你这样做太轻率、太武断了。这根柱杖子，

三世诸佛也用，历代祖师也用。用它来打掉学人的执著、粘滞，使学人荐取自家本来面目。你怎么能把这个轻易给人呢！幸亏定州来僧晓得“平展”，只轻轻地打了你三下。

纵或遇到一个鲁莽的汉子，虚空里揣骨、平地上起雷，把柱杖子交到他手，他跟你胡搅蛮缠，乌臼老也能轻易地转危为安、化险为夷，以作家自有出身之路故。

一般说来，当然不能轻易把柱杖子交付他人。然而，我们做事情要看对象，要看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。是法器，就交付；不是法器，就不交付。乌臼和尚道眼通明，看准了对方，大胆地把杓柄与他，才演出了这场千古绝唱。如果当交付而不交付，缩手缩脚，这公案的后半段就没有了。“呼即易、遣即难，互换机锋仔细看。”雪窦禅师不就是这样看出精彩来的吗？“劫石固来犹可坏，沧溟深处立须干”！

第七十六则 丹霞问僧具眼

邓州丹霞天然禅师，是唐代著名的大禅德。他出生于哪年、俗家姓什么，灯录中缺乏记载，所以圆悟勤祖师说他“不知何许人”。丹霞禅师年轻时是学儒的，饱读五经四书，通达孔孟之道。有一天，他要去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，在路途中的旅店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房间里充满白光。他找了一个“占者”（也就是算命先生）给他解这“白光满室”之梦预兆着什么吉凶祸福。占者告诉他，这是“解空之祥”。祥，就是吉祥。这个梦是好梦，是吉兆。什么吉兆啊？“解空”的吉兆。解空，就是能够悟解、能够透彻佛门的大乘空义。这无异告诉他，如果他修学佛法，一定能得大成就。他听了之后，正好遇到一个“禅者”（也就是佛教的禅宗学人）。禅者问他：“仁者何往？”您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呀？他答：“选官去。”去参加科举考试，考中了就可以应选补缺而做官。禅者说：“选官何如选佛！”做官怎么能比得上做佛呢？做官只是一时的功名显赫，只是过眼云烟，不能长存于世。修道成佛则能够亘今古而常存、历沧桑而不变。做官必须是为了治理好国家、为了百姓的安宁幸福、为了国富民强竭尽才智，才算得上是个好官。虽然如此，也不能利益多少人，不能够给大家带来多大的利益。这与修道成佛对众生的利益，是远不能相比的。一旦修行成佛，就能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并且“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”。让他们都能彻底解脱、永离生死苦海。所以“选官何如选佛”呢？做官需要“选”，学佛也需要“选”，都需要挑选、选择，优中选优。佛教

的修行道场就是选佛场，“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。此是选佛场，心空及第归。”看谁用功精进不懈，看谁能修得心空无住，谁就能应选而做佛，谁就能开悟成道，这是要选一选的。所以，大家修法须勇猛精进，不可懈怠。假如求得了修行方法，就那么游游泛泛、懒懒散散的，今天修修、明天停停，这样怎么能成道呢？道场是选佛场，你不用功，就要落选。要努力上进，真正证到心空无住，才堪中选。

丹霞在旅店里忽梦白光满室，听了占者“解空之祥”的解释，又受了禅者“选官何如选佛”之激励，非常感动，当下便决定抛弃仕途，学佛修道。他问禅者：“选佛当往何所？”要学佛修道应当往什么地方去啊？禅者说：“今江西马大师出世，是选佛之场，仁者可往。”现今马祖大师出世，在江西说法度众。马大师是当今的大禅德，他的道场就是选佛场，你可以到他那里去。丹霞毫不犹豫，便直奔江西，赶往马大师的道场。他见到马大师，却不说话，而是用两手托着幞头脚，让马大师看。幞头是古代男子用的一种头巾，幞头脚就是幞头包在头上的折角处。一般人初来乍到，总要先介绍自己是谁，从什么地方来，来干什么。丹霞就不这样，才见马大师，就以两手托幞头脚，已显露出“以无言显有言”凌厉直捷的禅风。纵观丹霞的学道因缘，那“白光满室”之梦、那占者、禅者之遇，固然可以说是佛菩萨点化他。而他一点就醒、一拨便转，毅然抛弃仕途，那干净利落、毫不拖泥带水的风格，岂不是再来人的作略么！

马大师仔细地打量着这个两手托幞头脚的年轻人，看出他与石头禅师对机，便对他说：“吾非汝师。南岳石头处去。”六祖以后，禅

宗分灯，辗转相传，是从青原行思、南岳怀让这两支传承延续下来的。行思禅师、怀让禅师都是六祖的弟子。石头希迁禅师嗣法青原行思，马祖道一禅师嗣法南岳怀让。石头禅师机锋峻拔，往往使人摸不着边际，而马大师的禅风则比较平缓。悟道各有各的机缘，适合峻拔的便以峻拔的手段接引，适合平缓的便以平缓的手段接引。丹霞与石头对机，而大名鼎鼎的庞蕴居士却与马大师对机。庞居士一开始是跟石头学禅，他问石头禅师：“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？”一切事物都是法，一切事物都有相。不与这些有相的东西为伴侣，即是超越万法。这是什么人的境界呢？这一问相当高深，够绝对的。石头禅师听到他这么问，就用手捂住他的嘴。这说不出话的是谁？！有语言就有思维，落入语言、落入思维就不是了。庞居士经石头禅师一捂，豁然有省，但还不彻。后来，庞居士又去参问马大师，还是那个问题（若彻就不需再问了）“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？”马大师说：“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”西江是江西省的一条大河。等你一口能把西江水吸干的时候，我才告诉你。你若不能一口吸尽西江水，我就不告诉你。这是不落语言的啊，一说出来，就不是了。庞居士言下大悟，立时了彻，顿领玄旨。悟后再起妙用，那就不只是一口吸尽西江水了，“沧溟深处立须干”啊！

神迹卓著的五台隐峰禅师，俗姓邓，灯录上称他邓隐峰，是马祖的弟子。他早年跟马祖学禅的时候，也想去参问石头。马祖告诉他：“石头路滑！”石头禅师机锋峻拔，你未必能摸得着边际，会滑倒你的。邓隐峰说：“竿木随身，逢场作戏。”他还满不在乎。来到石头

那里，他绕着石头的禅座转了一圈，顿了顿手里的锡杖，问石头：“是何宗旨？”石头说：“苍天！苍天！”邓隐峰摸不着头脑，跑回来问马祖。马祖说：“汝更去问，待他有答，汝便嘘两声。”邓隐峰又跑到石头那里，跟前次一样，转一圈，顿顿锡杖“是何宗旨？”石头禅师这次不答苍天，抢先向他嘘了两声。邓隐峰不能再嘘了，又跑回来问马祖。马祖说：“向汝道，石头路滑！”我早就告诉过你，石头路滑，他比你先下手，他的机锋急得很，你未必能对机。邓隐峰与石头不对机，而丹霞却正好与石头对机。所以马祖不赞同邓隐峰参问石头，却指示丹霞到石头禅师那里去。马大师堪称善观机缘啊！

丹霞到了石头禅师那里，还是以两手托幞头脚。石头禅师说：“着槽厂去。”当年六祖初见五祖，五祖也是说“着槽厂去”，于是六祖便到后院破柴踏碓。丹霞听石头禅师这么讲，便行礼致谢，从此随大众过起了农禅生活。就这样住了三年，丹霞悟道了。有一天，石头禅师对大家说：“来日铲佛殿前草。”第二天，大众都找出锹、锄等工具，准备铲草。只有丹霞禅师与众不同，他端来一盆水，洗净了头，来到石头禅师面前跪下了。原来“铲殿前草”是指剃去头发啊，要给他们剃度。丹霞识得石头禅师的机锋。石头禅师见他这样，笑逐颜开，便给他剃发，度他为僧。随后又为他说戒，丹霞“掩耳而出”，他捂着耳朵不听，出门跑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丹霞机锋峻峭，壁立千仞，当初以两手托幞头脚已显端倪。此时若说“我无贪瞋痴，何用戒定慧！”那便成了说教，不是禅机了。丹霞禅师掩耳而出，正是禅师的作略，省却多少言语，正是无言胜有言。诸位，我们各人问问自己：还有贪

瞋痴在吗？若说有，性本不垢不净，何来贪瞋痴？若说无，佛又为何教修戒定慧呢？请在这里下一语。（良久），若忽有人喝一声、掩耳而出，吾则哈哈一笑、下座。

丹霞这一跑，又跑到江西马大师那里。他也不先去参拜马祖，就跑到僧堂里。僧堂供有圣僧——罗汉僧的塑像，丹霞骑在圣僧像的脖子上，坐在那里。众僧都大吃一惊，这人怎么这样不知礼节、怎么敢在圣僧头上坐啊？便急急忙忙地去向马祖报告。马祖过来一看，说：“我子天然。”这是我的孩子，是禅宗的子孙，佛性天真、自然合道。丹霞连忙跳下来向马大师礼拜，说：“谢师赐法号。”谢谢师父赐给我名字，“天然”就是我的法名，于是他就叫“天然”了。丹霞天然禅师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

以上我们介绍了本公案之主——丹霞天然禅师，下面讲解这则公案：

丹霞问僧：“甚处来？”僧云：“山下来。”

有一位僧人来参丹霞，丹霞禅师问他：“你从什么地方来？”乍一听，这问话稀松平常，是从温州来，还是从凉州来，从什么地方来啊？其实，禅宗祖师接引学人，句句不离佛性根本义，这是问他生从何来、死往何去，问的是这个来处。这僧的回答也颇似个明眼人，他不说来的地名，是沙马界、还是五马河。而回答：“从山下来。”这答语还像回事，好像是个“作家”，好像是要“验主”，检验一下主家是否道眼通明。若主家道眼不明，还真是难以抵对。然而，丹霞是

极其透彻的大祖师，自有出众的手段，不会被他问倒。丹霞一听，你不通来处，好像是个“作家”。我再考考你，看你是不是真的明眼人。丹霞要再辨一辨来僧的真假。

霞云：“吃饭了也未？”僧云：“吃饭了。”

丹霞问来僧：“吃过饭了没有？”来僧说：“吃过饭了。”坏了！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，这僧原来是个懵懂汉。但是，也不能说定，有的人就敢于故意卖个破绽，敢于横身虎口让对方咬。对方若咬不住，就不是明眼人。雪峰禅师就善用这种手段。雪峰座下有一僧，去参问灵云禅师，问灵云：“佛未出世时如何？”灵云举起拂子。又问：“出世后如何？”灵云还是举起拂子。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为使众生开、示、悟、入佛的知见，也就是为了使大家明心见性，明悟自心本具的真如佛性。“佛未出世”是指尚未明心见性，“佛出世后”是指明心见性之后。灵云答这两问都举起拂子，干净剿绝，以示“悟”与“不悟”不二，烘托出天真佛性在悟不增、在迷不减。扫掉了明心见性、开悟、成道等等概念上的粘着，一法不立、一丝不挂。只有如此透彻，才算得上真正明心见性。这僧却不能当下契入，无疑是粘滞在开悟、成道等概念里，不能透脱。他又跑回来了，又回到雪峰这里。雪峰说：“返太速乎？”你回来得也太快了！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这僧说：“某甲到彼，问佛法不契，乃回。”雪峰问他：“汝问什么事？”这僧便将灵云怎么怎么举拂子的事说了一遍。雪峰明白了这僧的落处，对他说：“汝问，我为汝道。”僧便问：“佛未出世时如何？”雪峰举起拂子。僧又问：“出世后如何？”雪峰放下拂子。有人说，

雪峰答得好，举起拂子表示执著事物不放，放下拂子表示一切都能放下。这理论听来也不错，却和这僧犯的是同一种毛病。什么叫“放下”？没有东西可放，才是真正的放下，才算透脱。还有东西可放，分明没有透脱，不算真正放下！雪峰一举一放，正挠到这僧的痒处，这僧若能当下悟去，若能像玄沙那样说一句“老和尚脚跟未点地在”，便可潇洒自在去也！

雪峰曾示众云：“世界阔一尺，古镜阔一尺；世界阔一丈，古镜阔一丈。”玄沙指着火炉问雪峰：“火炉阔多少？”雪峰答：“如古镜阔。”玄沙说：“老和尚脚跟未点地在！”

“世界阔一尺，古镜阔一尺；世界阔一丈，古镜阔一丈。”雪峰是用古镜比喻天真佛性。佛性与世界本来不二。《心经》在讲了“色不异空、空不异色”之后，恐学人将色、空看做“不异（相同）”的二物，紧接着说“色即是空、空即是色”，直指不二。这里的世界、古镜也是此义，世界就是古镜、古镜就是世界。玄沙问“火炉阔多少”是“验主问”，看你是不是会落在古镜边，或者落在世界边。一落两边，便非不二。雪峰不惧落古镜边，迳答“如古镜阔”。雪峰是一千五百人的大善知识。禅宗一花开五叶，共分五宗，他座下就出了云门、法眼两宗。他岂不知落在古镜边么？雪峰自有深意。雪峰的弘法手段与其师兄岩头不同。岩头善用恶辣钳锤，天下人摸索不着，谁也咬他不住，其师德山也不奈他何。雪峰却是不惧浑身落草，敢于横身让学人咬嚼。敢咬者、能咬住者，方堪传授。所以岩头说：“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”。意思是：虽然同在德山门下打开本来（同

条生。言体），启用的手段却不同（不同条死。言相、用）。雪峰不惧落古镜边，是故意卖个破绽。你问“火炉阔多少”，可能是验主问，也可能是懵懂问。我故意落古镜边，看你能否检点得出。若检点得出，正合我意；若检点不出，那就该吃棒了。玄沙检点得出，一句“脚跟不点地”咬个正着，不愧为雪峰的高徒也。

雪峰举拂子、放拂子，故意落在两边，也是考验这僧，看他是否检点得出。可惜这僧检点不出，还以为雪峰答得对，便礼拜。雪峰便打，打你这个糊涂人！我原是将错示你，你却检点不出。这僧挨了打，也没有弄明白，后来又去问玄沙。玄沙说：“汝欲会么？我与汝说个喻：如人卖一片园，东西南北一时结契了也，中心树子犹属我在。”玄沙很会打比方：东西南北一时结契，比喻其他一切都能放下；中心树子犹属我在，比喻却放不下开悟、成道等概念。这能算真的放下吗？放不下就不算开悟成道。无修才是真修，无得才是真得，无证才是真证！

丹霞问：“吃饭了也未？”僧答：“吃饭了。”这僧是懵懂汉呢，还是明眼人故意卖破绽？丹霞当然不会轻轻放过他。请看下文：

霞云：“将饭来与汝吃的人，还具眼么？”僧无语。

拿饭来给你吃的那个人，长了眼睛没有？供养明眼人吃饭才好，像你这样的懵懂汉，什么都不明白。供养你吃饭（即与你说法），岂不是瞎了眼么？僧无语——这僧无话可说了。唉！真是个懵懂汉。圆悟勤祖师在此着语云：“果然走不得。这僧若是作家，向他道：与和

尚眼一般！”无语就不行了，就“走不得”了。这僧如果是明眼人，待丹霞问“将饭来与汝吃的人，还具眼么？”迳答他：不但具眼，而且跟你的眼一般无二！看你丹霞如何应付？尽管丹霞也不会就此罢休，那就会演出一幕堪为后人作标榜的千古绝唱。这僧却是眼眨眨地“无语”，不是个明眼人啊。

有人说：布施乃六度之首，将饭与人吃正是行布施，还有具眼、不具眼的分别么？那好，大家来看看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是怎么讲的吧。该经第十一章云：

佛言：饭恶人百，不如饭一善人。饭善人千，不如饭一持五戒者。饭五戒者万，不如饭一须陀洹。饭百万须陀洹，不如饭一斯陀含。饭千万斯陀含，不如饭一阿那含。饭一亿阿那含，不如饭一阿罗汉。饭十亿阿罗汉，不如饭一辟支佛。饭百亿辟支佛，不如饭一三世诸佛。饭千亿三世诸佛，不如饭一无念、无住、无修、无证之者。

《四十二章经》最早传入中国，有人说它是小乘经典。上段经文中，在辟支佛与三世诸佛之间，果然没有列入大乘菩萨。然而，不管是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最后都是大白牛车。无论是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终归是一佛乘啊。“饭恶人百”，就是将饭来与一百个恶人吃……这段经文很容易懂，不用再作解释。那“无念、无住、无修、无证之者”，分明已透出大乘一实相印。实相无相，无相而无不相。

下面接着看公案：

长庆问保福：“将饭与人吃，报恩有分。为什么不具眼？”

长庆、保福、玄沙、云门等禅德，都是雪峰义存禅师的高足弟子。长庆即长庆慧棱禅师，保福即保福从展禅师，他们两个同在雪峰会下，很是相契，经常在一块讨论古人的公案。有一天，他们讨论起“丹霞问僧具眼”这则公案来了。长庆问保福：“将饭与人吃，报恩有分。为什么不具眼？”教下有言：“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”这四重恩就有一重是“报三宝恩”。三宝者，佛、法、僧也。供养僧不就是报恩吗？供养就是“四事供养”。哪四事？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。将饭与人吃——供养出家人饮食，不正是报三宝恩吗？所以说“报恩有分”，那为什么说不具眼呢？

长庆并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具眼，才问保福的。讨论古人的公案并不是就事论事，评价古人的是非长短。而是藉公案为由，端正自己和他人的见地，以当下启开般若正眼。长庆这样问保福，是藉“丹霞问僧具眼”这则公案为话头，检验保福的见地，看一看保福是不是时时不离自性。赵州禅师曾说：“老僧行脚时，除二时粥饭是杂用心处，此外更无别用心处。若不如是，大远在！”时时处处都不“杂用心”，即时处处都不离自性。如此绵密保任，长养圣胎，自得法身正住。然后法身向上，起无量无边妙用，于本来无法处开演八万四千法门，于本无众生处救度无量无边众生。

在赵州禅师一百多岁的时候，燕王、赵王并驾来到赵州道场，赵州禅师端坐不起。燕王突然问道：“人王尊耶？法王尊耶？”本来燕王是领兵来攻打赵王的，要抢赵王的地盘。有善观气象者上奏燕王：“赵州有圣人所居，战必不胜。”于是，燕、赵二王化干戈为玉帛，

在筵会上见面。燕王问赵王：“赵之金地，上士何人？”在你所辖的这块宝贵如金的土地上，哪一位是修行成就的大菩萨啊？赵王说：“有讲《华严经》大师，节行孤邈。若岁大旱，咸命往台山祈祷。大师未回，甘泽如泻。”燕王说：“恐未尽善。”赵王又说：“此去一百二十里，有赵州观音院，有禅师年腊高邈、道眼明白。”燕王说：“此可应兆乎！”燕王却是有眼，不重祈雨灵验，却重道眼明白。他和赵王来到赵州道场，见禅师端坐不起，突发“人王尊耶？法王尊耶？”一问。这是“验主问”，要检验一下赵州禅师是不是真的道眼明白。赵州禅师说：“若在人王，人王中尊；若在法王，法王中尊。”这一答语活托托地显示出真如佛性——无相的法身，赵州禅师将佛性和盘托出。佛性在人王边是最最尊贵的，在法王边也是最最尊贵的，乃至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”！燕王深为叹服。从此二王均拜赵州禅师为师，执弟子礼。

其实长庆知道，若落在供养、报恩等概念里，不能“三轮体空”，充其量也只能是换取人天福报的善行。纵能感得“百鸟衔花、白猿献果”，也未必就是道眼明白。他却故意问保福，目的是检验保福是不是会走作，脚跟是不是点地。

福云：“施者、受者，二俱瞎汉！”

长庆用供养、报恩等概念来套保福，保福却自有出身之路。快哉保福，“施者、受者，二俱瞎汉！”这一答干脆利落。施者就是“将饭与人吃”的人，受者就是“吃饭了”这个僧人。受者是个懵懂汉，竟眼眨眨地无语；施者却看不出他道眼不明，还供饭给他吃。他们两

个都是瞎汉。要供养就供养明眼人。供养一个“漆桶”，有什么用处？昔有婆子，搭了一个庵子，供养一位僧人在庵子里面修行达二十年之久，常教二八妙龄女子给他送饭（将饭与人吃，报恩有分乎？）。有一天，婆子交代送饭的女子，送去饭之后，抱住这个僧人，问他：“正恁么时如何？”看他说什么。“恁么”这个词久已传播丛林，“正恁么时”就是佛性朗然现前之时。婆子是要考验一下这位僧人是否脚跟点地，是否还会走作，是否能透得过女色现前之境。送饭女子依令而行，这个僧人说：“枯木倚寒岩，三冬无暖气。”二八女子抱定，好像一段枯木靠在冰冷的岩石上，丝毫也生不起欲火，就像三九严寒的冬天一样没有暖气。这僧能“坐怀不乱”，堪称人格高尚，但修行路却走错了。他道眼不明，修的是死定。“正恁么时”真如佛性朗照，怎么会是“枯木倚寒岩，三冬无暖气”呢？再说，“枯木倚寒岩，三冬无暖气”只是他自己的境界，他只管自己，面对眼前这位如此举动的女子，却不予点化，令她清醒，心里何曾有众生来？

小乘圣者，旧业已消、梵行已立、所作已办，住涅槃而不受后有；

大乘菩萨，深信不疑、切愿不退、力行不息，涉生死海以广度众生。

在大乘菩萨眼里，声闻、缘觉也是俗人，《楞严经》更将其列入五十种“阴魔”之中。所以，当送饭女子回来告诉婆子之后，婆子骂这僧：“我二十年只供养得个俗汉！”立即就把这僧赶走，并将庵子烧掉了。这位婆子却是不瞎。

长庆云：“尽其机来，还成瞎否？”

尽其机来，就是尽机起用，所谓“大机大用”者是也。大机就是佛性，大用就是佛性的妙用。丹霞说：“将饭来与汝吃的人，还具眼么？”圆悟祖师在此着语云：“虽然是倚势欺人，也是据款结案。”这僧若是个明眼人，就会抓住丹霞的“倚势欺人”，给丹霞一拶。谁知他不是明眼人，竟然“无语”，所以丹霞就算是“据款结案”了。圆悟祖师在“无语”下着语：“果然走不得。这僧若是作家，向他道：与和尚眼一般！”这僧若能如此，便是“尽其机”。长庆的意思是：若这僧不是“无语”，而是尽了佛性的大机大用，还能说是“瞎汉”吗？

禅宗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，赤裸裸、净洒洒，一法不立，岂能立得“尽机”？长庆不知不觉落到“尽机”里去了。教下的供养、报恩等概念他能看清、能空却，宗下的尽机、具眼等葛藤他却看不清、空不掉了。所以，圆悟祖师在此着语云：“识甚好恶？犹自未肯！讨什么碗？”并评论说：“当时若是山僧，等他道‘尽其机来，还成瞎否？’只向他道：瞎！”若见地不彻，落在有无、是非、对错、尽机不尽机、具眼不具眼等概念里，不能超越，便大违“不二”，那就是粘滞，就是“犹自未肯”。若“挂得一丝”而未肯，不知不觉地就会讨个“碗”端端。所以圆悟勤祖师直呼其瞎！

我们下面看看保福是怎么答的。

福云：“道我瞎得么！”

保福的意思是：不是向你说过“施者受者，二俱瞎汉”了么！我恁么具眼，识得这些概念当体即空。我已经“尽其机”了，你当然不应该说我瞎。像圆悟那样答一个“瞎”字多么有力，且余味无穷。保福的答语就太软弱无力了。说话有得当、有不得当，他这一软弱，就不得当了。他是落入“不成瞎”而不自知，他的意思是：我已经“尽机”，而“不成瞎”了。圆悟勤祖师在此着语云：“两个俱是草里汉，龙头蛇尾！……一等是作家，为什么前不构村、后不迭店？”长庆落入“尽机”，保福落入“不成瞎”，都已浑身落草，所以圆悟说他们都是“草里汉”。他们两个两问两答，前一问一答很好，后一问一答却落草了。这岂不是“龙头蛇尾”吗？然而，他们两个都是雪峰的高足弟子，都是“作家”，都是明眼人啊！为什么到这里问也背离佛性、答也背离佛性——“前不构村、后不迭店”呢？悟后起用，句句不能背离佛性根本义，但这大多需要一个锻炼的过程，像丹霞那样“一下子到位”并不多见。长庆和保福常常讨论古人公案，就是在锻炼自己啊。然而，一有走作，就会被明眼人抓住，雪窦禅师就是抓住他们“尽机不成瞎”来颂这个公案的。下面就是雪窦禅师写的颂：

尽机不成瞎，按牛头吃草！

这僧眼眨眨地“无语”，说明他未曾荐取活泼自然的天真佛性，他当然是“瞎汉”。你能代替他“尽机”么？牛不吃草，强按牛头有什么用？强按牛头，不能代替牛自己吃草。这僧是“瞎汉”，由你来“尽机”，也不能说是“不成瞎”。

圆悟祖师对这句颂词评唱说：

长庆云“尽其机来，还成瞎否”，保福云“道我瞎得么”，一似按牛头吃草。须是等他自吃始得，那里按他头教吃！雪窦恁么颂，自然见得丹霞意。

如何是丹霞意？可分三段来讲：

第一、问僧“甚处来”。这是问他“生从何来”，要验一验他的来处。答这一问，可用“正是”、“不可总没来处也”、“要知来处也不难”。这三句答语，意思都一样，都是将天真佛性和盘托出。此三句就是圆悟祖师在此句下的着语。若这样答，意思已非常明确，丹霞禅师也就不再用再检验他了。这僧却答“山下来”，这就不大明确了，可能是瞒天过海，也可能是懵懂不会。所以圆悟祖师在此着语云：“着草鞋入尔肚里过也。只是不会。”此着语道出了瞒天过海和懵懂不会两种可能。若此僧是瞒天过海、暗藏机锋，那就是“着草鞋入尔肚里过”。若此僧是个懵懂汉，那就是“不会”。只因这僧经不起后来的检验，所以判他“只是不会”。圆悟祖师接着着语：“言中有响，谳含来。知他是黄是绿。”黄喻成熟，绿喻不成熟。此僧若成熟，一句“山下来”便是“言中有响”，暗暗地隐含着“生从何来”的来处，并且带着引丹霞上当的钓钩。若不成熟，便是被丹霞勘破了。因为这僧后来“无语”，所以圆悟祖师说“知他是黄是绿”。

第二、丹霞进一步问“吃饭了也未”。这是进一步勘验他。这僧若伶俐，便不会上当。可惜他是懵懂汉，这一问便是当头浇来的恶水了。圆悟祖师在此着语云：“第一勺恶水浇！何必？”然后自答：“定盘星。要知端的。”丹霞禅师何必这样问呢？这正是丹霞的稳健、细

密之处，这是定盘星啊，要靠它检验来僧，以知来僧究竟如何。这僧却答“吃饭了”，这就上当了。不过，这也说不定，如果他是故意卖个破绽，要反过来钓丹霞的话，也可以这样答。可惜他后来却眼眨眨地“无语”，果然是个懵懂汉。所以圆悟祖师在此着语云：“果然撞着个露柱。却被旁人穿却鼻孔。原来是个无孔铁锤。”露柱是顶梁的木桩子，无孔铁锤——不开窍。这无疑是在判这僧不具眼。

第三、丹霞说：“将饭来与汝吃的人还具眼么。”这是丹霞浇来的第二勺恶水。若来僧是个明眼人，前两问两答仍可如上，到这里就抓住了丹霞的把柄——你还有“具眼”在，这分明是没有扫除“悟”迹！所以，圆悟祖师在“虽然是倚势欺人，也是据款结案”之后接着着语：“当时好掀倒禅床！无端作什么？”如果这僧当时真的掀倒禅床，丹霞也不会就此罢休，他可能拈拄杖便打。明眼人也不会怕他的拄杖，便会顺手接住。然后两人就会像临济、麻谷那样“相捉入方丈”。不仅两人当时便会心地哈哈大笑，也为后人留下一段颇具启迪意义的千古绝唱。可惜这僧“无语”，骂他“不具眼”，冤枉乎！

“恁么颂，自然见得丹霞意”，丹霞机锋峻峭，丹霞意不是那么容易见的。圆悟祖师“见得丹霞意”之语，是对雪窦禅师的极高评价。

下面接着看雪窦颂：

四七二三诸祖师，宝器持来成过咎。

“四七”二十八，是指从第一代祖师迦叶尊者到第二十八代祖师达摩尊者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西天的二十八代一脉真传。“二三”得

六，是指从初祖达摩大师到六祖慧能大师，这是佛法在东土的六代正法眼藏。四七二三诸祖师，泛指佛教正宗——禅宗的历代明眼大祖师。

宝器，是指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之法宝，这是无上的顿悟法门。过咎，就是错误。佛祖递代相传，传来顿悟之宝器，为什么反倒成了过咎呢？我们来看看圆悟祖师对这句颂词的评唱：

不唯只带累长庆，乃至西天二十八祖、此土六祖，一时埋没。释迦老子四十九年说一大藏教，末后唯传这个宝器。永嘉道：“不是标形虚事褊，如来宝杖亲踪迹。”若作保福见解，宝器持来，都成过咎。

长庆云：“尽其机来，还成瞎否？”保福若用一个“瞎”字作答，干净剿绝。一法不立，这才是真正的自肯。烘托得长庆的问话也并不落入“尽机”，而成为检验对方之语。保福竟答：“道我瞎得么？”浑身落草，落入“不成瞎”，带累得长庆也落入“尽机”。这不仅仅只带累长庆一人，就连西天二十八代祖师、东土六代祖师，统统都给埋没掉了，因为这无上大法是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释迦世尊应化人间，传佛心印。说法四十九年、谈经三百余会，横说竖说葛藤说，都是烘云托月，都没有说到这摩尼宝珠本身。最后灵山一会，世尊拈花、迦叶微笑，才传下来这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的摩尼宝珠。宝珠在什么地方？告诉你：就在这里！他们代代相传，持来宝器，反倒成了过咎，都是因为后代子孙不肖，这怎不令人痛心疾首！圆悟祖师着语云：“尽大地人换手捶胸。还我拄杖来！带累山僧也出头不得。”

诸位，如果我们表现不好，就会带累先祖。我们是释迦佛的子孙，

必须“行也端、语也端”，我们的言语、行为非常重要。我们应该时时处处正直无私，说话句句不离佛性根本义，做事无为而无不为之，胸怀坦荡，光明正大，真实而不虚伪，这样人家就不会诽谤我们了。不但不会带累先祖，而且能使先祖传下来的无上大法发扬光大。现在有些人自命为佛教徒，榜样做得不好，以致招引来这样一句不好听的话：“要找黑心人，吃素道里寻。”罪过，罪过！带累佛祖啊！

过咎深，无处寻，天上人间同陆沉！

过咎若浅，也许有救。如果过咎甚深，那就不得了了，那还往哪里寻找佛性啊！慢说不能荐取佛性、不能解脱，就连人天福报也给埋没掉了——天上人间同陆沉！然而，若论称扬祖师大事，人天福报也是过咎。

如何才能无过？请看圆悟祖师的评唱：

这个与尔说不得，但去静坐，向他句中点检看。既是过咎深，因什么却无处寻？此非小过也，将祖师大事，一齐于陆地上平沉却。

何止是埋没了人天福报，连同祖师大事，也“一齐于陆地上平沉却”了。这样的过咎还算浅么！故云：“此非小过也”。然而，既然是“过咎深”，为什么还说“无处寻”呢？这不单单是说无处寻找佛性，你向什么处寻找“过咎”呢？所以，“这个与尔说不得，但去静坐，向他句中点检看。”我们就来看看圆悟祖师是如何向句中点检的。他在“过咎深”下着语：“可杀深！天下衲僧跳不出。”紧接着笔锋一转，反问：“且道深多少？”诸位，我们在这里能否也翻身一转，

从“跳不出”处跳出来呢？如若不然，那就接着往下看。圆悟祖师在“无处寻”下着语：“在尔脚跟下！摸索不着。”这是点拨当机学人：在脚跟下的是什么？既然在脚跟下，为什么摸索不着？如果刚才你能翻身跳出，这两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。若跳不出，那就肯定是死在句下了。所以，圆悟祖师又在“天上人间同陆沉”下着语：“天下衲僧一坑埋却！还有活的人么？”圆悟祖师婆心太切，至此仍不肯休去，还要再次点拨：“放过一着。苍天苍天！”祖师说什么，学人粘着什么，那是学人对境粘心的习气太深了。你能“放过一着”，从脚跟下、从切近处荐取么？若能荐取，苍天苍天，原来如此！若不能荐取，苍天苍天，可怜可怜！

《证道歌》云：“在欲行禅知见力，火中生莲终不坏。勇施犯重悟无生，早时成佛于今在。狮子吼，无畏说，深嗟懵懂顽皮𪔐。祇知犯重障菩提，不见如来开秘诀。有二比丘犯淫杀，波离萤光增罪结。维摩大士顿除疑，犹如赫日消霜雪。”至此，诸位能够放过一着、翻身跳出、荐取不疑么？！

（良久。拍案一下）苍天！苍天！

（前两则连载于《禅》刊 1992 年第 1 至 4 期，后三则整理于 1998 年）

南无护法韦驮尊天菩萨

